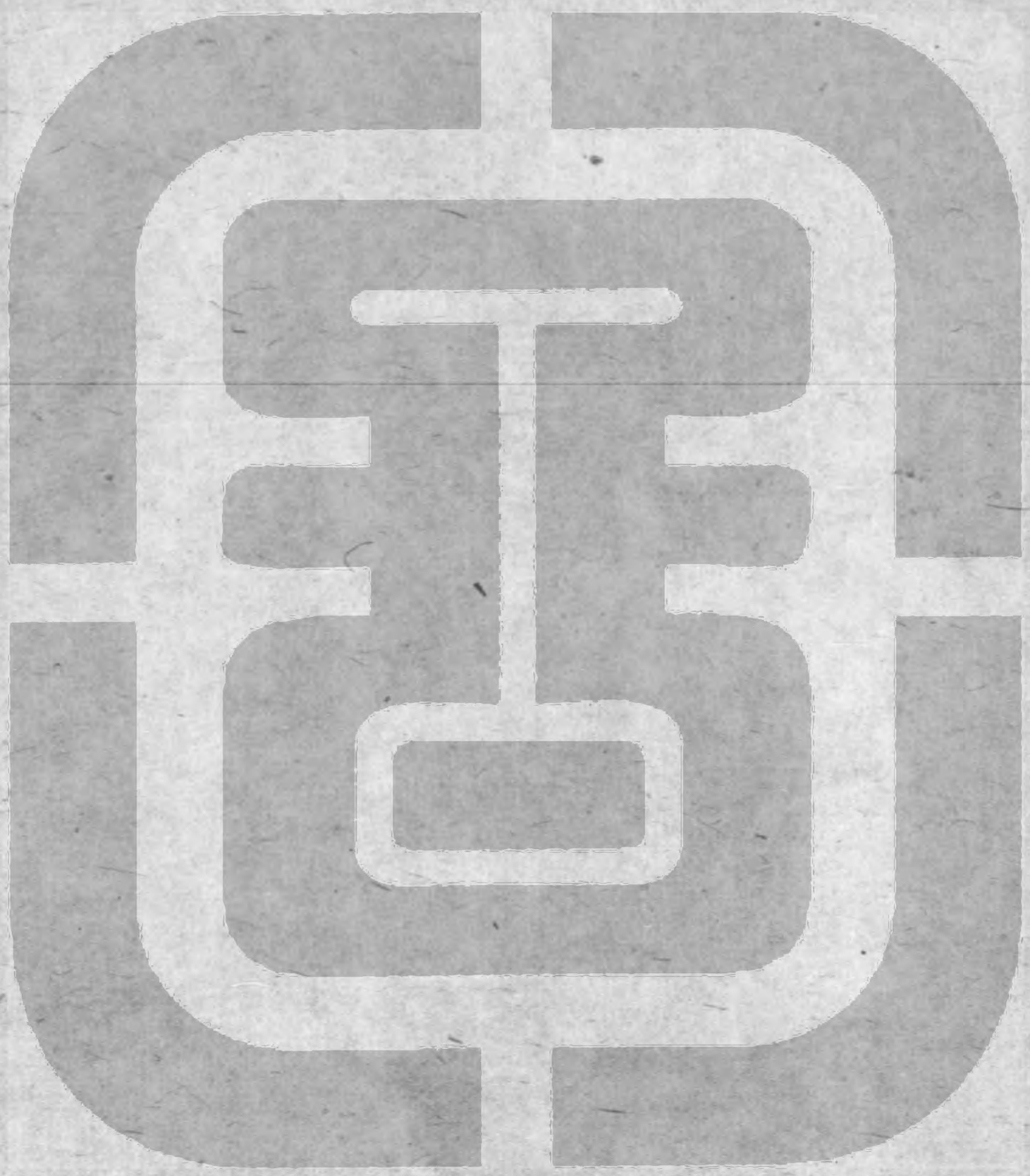

題後

題唐荆川先生集後

仁和孫治宇台著

予嘗怪崔駰班固厠迹竇氏而劉柳之徒至失身叔文爲千古姍笑豈其抱非常之才而不能自審一至此耶夫賢者欲有所自見不得不寄托於權門亦其勢然也以余觀荆川文章縱横志節激昂亦當代之傑也而晚節欲有所發抒與分宜睚好吾不能無疑焉夫千古之文人急於自見固然無足恠子建位爲親王陳情求試慷慨扼腕況其他哉余又以悲荆川所遭爲不得已也不然使其人遇明王聖主則潤色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間亦曩時腹心干城之托已然君子約結自處寧如子騫之高蹈汶上梅福之市卒吳門而不宜藉口

商君蘭相如以自解免也予讀荆川之文爲哀其志故書此

題王遵巖先生集後

嘉廟時文人鬱起未有若斯之盛者也然其時瑯邪滄溟七子之徒自爲一黨晉江毘陵自爲一黨彼此引繩互相詆諆毘陵以濟南爲學語兒濟南以晉江毘陵爲諛啙皆不得爲通論也夫濟南崛起何李之後魏晉以後之語不入其口吻卓然傑峙於先秦兩漢之間固亦有足多者而晉江懷文抱質摘其佳者亦足頡頏歐曾之間亦豈可少哉昔漢有兩司馬不爲雷同至南北相沿任沈邢魏各見優劣其攻訐之始乎余悲兩家不得其平故特爲遵巖表而出之使後之文人如兩家者不務相非其亦可也

題趙王孫阿房宮圖後

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此阿房之所由起也雖然名何取于阿或曰言其宮四阿旁廣也余觀始皇紀載阿房宮未成成取令名居之其以此爲令名否耶司馬遷稱蒙恬阿意典工其于李斯傳亦曰阿二世意上督責書秦君臣之有意于阿也豈待楚漢之兵而後亡國哉吾聞其宮側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鉅麗所不必言先是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所得諸侯美人充之則是阿房之作踵此以斯而言卽漢之未央建章唐之驪山九成固未有斯之盛矣自項羽入秦三月火在漢初尚未之見況後世乎吾觀杜牧作阿房宮賦其所爲規制者蔑有豈當時所寫放固有流傳人間耶趙王孫此圖纖悉入妙繪事殊絶千門萬戶宛然在目咸陽橋上若可涉足而得也絶漢抵營室若可仰天而捫也帷帳鐘鼓若可不移時而具也嗚呼何其工哉夏君廷

夫磊砢歷落之士携此卷於靈隱山中余閱之再三嘆馬遷之言可徵而古跡之猶有存也爲本原取名之意流覽遺筆跋其後焉

題陸麗京集殉節諸公卷後

嗟嗞乎此卷也吾友景宣氏爲余姊壻丙戌丁亥之交從閩嶠歸彷殉節故人遺跡自漳浦以下及弟大行君若干首輯爲此卷已遭罹患難顛沛流離而此卷勿失也其後六年景宣又遊嶺南又二年過新安之黃山遂行遯不反吾伯姊朝夕手此卷雖逢嘻出而此卷勿失也雖經數遷而此卷勿失也廼去年春吾姊又奄然長逝矣及今春又小祥矣甥寅年少有父風能世其家學以父母之手澤存焉重加裝整并以父少時行樂圖及出家後處分諸札悉載余覽之出涕不止感夫死者之不可復生而長往者之不能即歸也又念國家淪喪忠節凜然雖越千載如生不又爽然自失耶嗟乎景宣事親孝與弟友交朋友信爲詩賦古文辭卓然傑出于漢魏之上眞吾鄙之三君也即其處分諸札懇欵情理無有兒女子態豈不爲大丈夫哉孔子稱言中清行中倫古之逸民其斯人之謂與嗟嗞乎此卷也余所爲流連而不能已已也

題漳浦先生書後

漳浦先生諱道周號石齋中天啟壬戌進士精洪範五行之學爲詞臣直節自矢聲震天下遭奸人齮齕瀕死者數矣兵入閩先生誓師而南殉節江陵有絕命辭數十首與宋之文丞相前後一揆焉書法嶔嵜遒健有歐之筆致而非餓隸有褚之精彩而非嫵媚即此數行亦足不朽于千載也

題陳臥子先生詩後

先生姓陳諱子龍字臥子號軼符雲間人中丁丑進士爲紹興李官

婺州許都亂先生克平定之江以南不震驚者先生力也弘光時給事兵垣阮馬奸黨多欲中之先生屹不爲動改華後先生執節愈固致命遂志君子痛焉先生詩直步草堂以前駕瑯琊而含滄溟所不必言古文辭經術淹通粹然一出于正有明三百年固當獨步者乎

題董宗伯書古詩卷後

梁武帝評諸書家自右軍外亦各互有褒貶余家過庭書譜備矣然以爲右軍晚年入妙而子敬遠不逮父則其他可知甚矣臨池之難如是有明一代草推京兆眞推待詔宗伯行書精詣無前于兩家又爲優焉蓋其書從悟入若廻風飛雪飄飄乎姑射仙人之姿靡得而及也友人某某早歲抽簪閒居之暇聚墨爲戲所蓄宗伯篇體最夥余尤愛其書古詩一軸因爲題于後

題曹邑志後

誌以楚丘爲巳氏而引爲衛之楚丘余以爲衛之楚丘非曹邑之楚丘也戴公廬漕在今大名府滑縣東七十里以文公徙楚丘則滑縣文公徙楚丘則滑縣東七十里以漕爲曹以楚丘爲楚丘不知其可也或曰古巳氏屬梁國爲宋之楚丘隋改巳氏爲楚丘縣其爲說也奈何余曰疑當日宋自有楚丘余以爲衛之楚丘非曹邑之楚丘也戴公廬漕在今大名府滑縣東七十里以漕爲曹以楚丘爲楚丘不知其可也或曰古巳氏屬梁國爲宋之楚丘隋改巳氏爲楚丘縣其爲說也奈何余曰疑當日宋自有楚丘也或曰今曹有楚丘屬衛之楚丘也何以明其然也春秋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楚丘之爲衛地也齊桓公二十八年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則文公之所徙者是也魯襄公十七年晉侯會宋公于楚丘夫魯襄以前未聞宋伐衛而有其地則知宋之自有楚丘也或曰今曹有楚丘屬衛乎屬宋乎余曰宜屬宋按曹雖與衛接壤然當日曹之受封也與宋同星分今之河北昔之河南故曰古巳氏縣屬梁國若以爲滑縣東七十里之楚丘則當云屬魏郡而不言屬梁國矣且古之地名有相同者又安知宋之無楚丘也乎有唐時楚丘縣屬宋州是其徵也朱

梁時楚丘屬輝州輝州卽今單縣曹與宋相繼[illegible]之有楚丘也以是知曹之楚丘在宋而不在衛也

誌稱縣有濟陽濟陰二城夫言濟陽者濟水之陽濟陰者濟水之陰不應蕞爾一城兼有陰陽也余以爲古曹國在定陶今之州與縣皆得而有之夾有濟瀆並稱南北豈曰不宜然今之曹縣只宜稱濟陰而不宜稱濟陽也夫漢之濟陽屬濟陰郡司馬晉有濟陽郡卽漢之濟陰猶之古濟北之治于濟南今之彰德河北之統于河南也若施之一縣一城則未見其可也然則光武之生于濟陽赤光滿室遂據以爲此縣之祥不無失實耶

誌言此地之爲寃句者何也余觀東漢薛宣傳瑯琊太守趙貢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才爲寃句令則寃句在幽州而不在兗州刺史部也然而兗州亦自可稱寃句何以言之周勃傳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樊噲傳載噲從攻項籍屠煑棗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煑棗城宛與寃通朐與句通也又靳歙傳亦載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則曹之有宛朐也固也或曰樊噲傳註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煑棗地功臣表有煑棗侯煑棗似不在此余曰師古以駁之矣曰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煑棗明矣夫今之河北卽昔之河南以宋祁之引後漢地理志言之則此地之稱煑棗也亦固也

或曰此地之稱北亳也亦有說乎余曰不知也湯始居亳在歸德府東南廢穀熟縣亦曰南亳其北四十里有大蒙城爲北亳吾未知此地之可爲北亳也若湯之徙西亳則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盤庚之遷殷正西亳也今此地相傳爲蒙城爲北亳吾不知其何所據也又不

唯是指邑之小阜而曰景山則亦可稱南亳也又以邑有盤庚村而謂盤庚之遷在是則亦可稱西亳也夫曹邑彈丸地耳而謂三亳在是謬悠已甚矣或者地隣歸德妄稱南北亳猶爲或可若併河南之偃師而攘之甚乎哉作志之妄也吾郡海寧志稱顏眞卿爲邑人夫眞卿爲東海臨沂人載於唐史詳于家廟非海寧之可稱東海也不應謬迷如此則知此之因盤庚村而及殷都因蒙城而及莊周又無足怪者已

言定陶則可兼邑與州此就春秋之曹國而言也言曹則不可兼定陶此就今日之分域而言也或指諸馮爲舜所生之地漁于陶丘實在曹邑周武王以陶丘地封弟振鐸其地北跨濟水南至閼伯之墟是也定陶共王崩其子哀帝置陵廟陶丘而城以爲陵邑水經濟水又東北逕定陶共王墓南哀帝建平二年丁太后崩起山陵于共王之國送葬定陶則是陶丘之在定陶而古定陶之在曹邑也今以丁太后陵言之豈不信然余因思曹宋之地之爲奇異也昔王莽以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丁姬故塚至二旬而始平又周棘其處而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今猶矗然現在此與臨江王之葬藍田也略同意者簡狄高禖實啟相土丁姬遺塚未峙定陶謂非天道乎抑或曹宋之地氣使然與然則木門倉琅燕啄皇孫是亡漢之讖飛燕而非燕之咎也余因哀定陶丁姬塚而及之

凡作誌者非徒記其名物象數而已古今大事不可以莫之載也余性空疎闇于典故然誌中遺漏約有一二聊爲及之樊噲從攻項籍屠羬棗城以漢高之寬仁長者乃有此憾意者屠狗之罪與此其一也魏武帝操攻徐州陶謙呂布入陳留進攻鄄不克還屯濮陽操引還敗布于定陶今邑有呂布村非其遺跡耶此其二也寶建德營河

南取曹戴遂引而西此其三也唐僖宗初王仙芝倡亂于曹濮黃巢起寃句聚衆應之夫以巢之毒亂天下而濫觴于曹是安可以不載此其四也元末劉福通奉韓林兒據亳州遂陷曹濮等此其五也若此者恐未可類舉矣至于建置一條尤宜詳悉如漢武于此地隸在兗州刺史部東西晉之兗州濟陽郡李唐之隸于河南道曰濟陰郡趙宋之京東路曰廣濟軍皆宜條分縷悉何爲缺焉而莫之載也若以爲一邑似可不論於乎又何以志爲也

題錢子璧倫史

滄桑以來陳夏諸君風流頓盡近得把手後江猶今日之靈光也出其倫史一編于五倫之中州次部居眞干城名教之書三館太清所藏可以包舉無遺矣或謂史有美惡今皆絕妙好辭豈所以規爲瑱乎曰不然人能閱此如齊王之食跖則五倫中樂事寂多何必晉陽秋楚檮杌而後爲得耶

書孝經碑石後 代

漢時蔡邕書十三經于太學一時車乘塡塞觀者如堵唐世率更令歐陽詢書十三經頒布學宮今世所傳猶是率更之筆切思十三經皆學者所當傳習而孝經尤屬本原孔曾之答問其有裨于民生日用不既切乎沈某先生得率更書法世所寶貴意欲書孝經勒石使家有其書人人編摩其以助令甲而勵人倫非淺鮮也夫自顏芝以來傳孝經者不一分十八章自蘭臺本也蘭臺本卽本於河間獻王今聞先生好學復古規畫貞珉以爲日用之需比于佛乘仙經不可爲道里矣昔東觀武士皆習孝經六朝時以孝經治病自有此本所以靜潢池之氣而銷兵甲不又在茲乎

題霍氏家譜後

於乎此故霍將軍之所作家譜也將軍名時御起家閩南幕府遷和陽參戎功在太常特贈三代可不謂寵榮焉已任粵之珠厓鎮將甲寅病死越三載其家白下始聞將軍之變又二載將軍之元配沈淑人挈其子燦從白下還武林而居因延予下惟教其子及壻此淑人之不忘先將軍而有敬姜班惠之風於是乎在一日命子燦持家譜謁余爲序余閱之再三而嘆將軍之賢也將軍已冠兜鍪爲貴人不忘少時零丁孤苦之狀時時飲泣從荒隴豐草中得先布衣謹全公墓碣天若哀其孝思而佑啓之此其不可及者一也霍氏遷杭之始祖爲松茂其中子以其謫戍雲南霍氏慮有勾丁之役蒙姓洪氏將軍上疏天子復姓霍氏此其不可及者二也即所載家譜不列驃姚不記博陸一遵先謹全公所作譜系布衣爲始如狄青之不欲宗華胄此其不可及者三也假令將軍而在必爲宗人建合食之亭必爲先隴起京兆之阡遠道彊塲魂魄未歸而不肖之族人謀其抔土而鬻之他所吾知將軍必有洒血重泉之下而控告于皇天上帝者矣燦來前其念之哉爾自今以後毋事綺紈毋啓童心茹荼集蓼時時壠臺爲念則庶幾奉慈毋之教而不墜先將軍家聲乎於乎此吾之所以訓燦者盡此遂以書于家譜之後

象山陳子侗詩藝題辭

四詩惟毛氏後立學宮而後之習者皆毛氏詩又有新安爲之註則其所以闡發聖人之意者當無或遺豈不於三家爲轉著耶然今之爲文者佻淺儇薄於章句之理未窺萬一況有得於聖人之微蘊耶陳子侗氏至性人也笥中所藏詩藝數百篇宏中麗外輝然有光按之先型不失尺寸知與不知者要無不寶而貴之矣而吾獨以爲有至性行於其間讀陳子之文而知陳子之人交陳子之人即知陳子

之文夫豈徒以其工揣摩取世資也哉往予見詩及一選粹然一出於正爲有合於先民之旨今廼於此而若或覩之連城出而武夫隱明月皎而蒙霧消此予所以爲四詩私喜也若止以爲奪席石渠解願佳鼎則淺之乎窺陳子矣

北墅竹枝詞題辭

漢唐以來維陽陳留諸誌其猶史也楊柳竹枝諸詞其猶風也黃車使者採天下風謠南至會稽北至趙代後無聞焉嗟乎史不可廢而風可廢乎此治之所以不古也而一時賢人君子往往作爲歌詩以傳於後比於盧令板屋雖聖人起豈得見棄哉同郡王子丹龍網羅舊聞博綜今古同人皆邀其俊才與野君徐君輩作西湖竹枝詞臚陳風俗美刺並見鐵崖而後推爲盛事而丹麓生長北墅又作北墅竹枝詞前後共二十詠陳古感今忠厚之旨藹然言外可貴哉其立言之意也嗟乎以此爲吳歈則風傳矣即以此爲越絕則史亦傳矣

今文短篇題辭

文家篇體有短長初非有一定之區域也意義所至各臻其妙蕭梁選體尚有遺譏自敖子發有短篇之選雖屬偏見然覽之者如食雞跖如持蟹螯如遊丘壑如觀巖洞此所爲引人勝地而雋永足以入人心也及門諸生虎男準經酌雅積有年所其遊篋所至諸公之以文相餉者盈篋充囊虎男集短篇之菁英者倣敖子所選爲今文短篇於乎古今人不相及然賢人君子奮其才知學力庸渠不如古則此選之有功于藪苑也不亦多乎夫唐宋以來名家著述其載于書目者不下數千百家而今所傳者幾何然則吉光片羽使後世知有某某文則有賴于是集也若集內之奇文輪輿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則又不待以余言爲徵也

僧某公三會語錄題辭

竊惟三塗既啟金繩開覺路之光八倒從迷玉鏡焰空王之地蓋害馬不除終爲塵縛之侶毒龍已去即是上乘之天是知白黑之學非有殊塗南北之宗統歸一致也

邢生印譜題辭

金石刻非止小學家也自廬陵挾集先秦兩漢以來碑篆而古人制作多得見于後然其精意不可得而傳也余閱梅丘邢子印譜其殆得古法而有其神明者耶自文何以來班班名家者顧不乏人而吊奇索異者亦復不少是猶見野干而詫爲龍象遇小雷花紋而目爲古銅也今邢氏諸刻可以爲學古之津梁矣當與相如凡將揚雄訓纂並傳可也

朱醒菴先生義田商題辭

讀義田商十五條規畫盡善無義不舉當與藍田之書並傳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醒菴先生父子敦族睦宗古道照人眞不愧徽國之賢徇余亟勸蚤鐫是編以針砭世之不芘本根而弁髦其宗人者

曹南偶編題辭

臧子鄴侯遵其尊君之命歸娶于檇李戚氏而刻其近業有賦二首記一首書一首贊一首駁像一首題後一首余曰多矣夫子之刻也曰將以歸見于諸先生長者是不可以莫之贄也余曰賢哉夫古之人重冠禮其次莫如婚禮將與爲成人焉爾也是故趙文子冠見諸大夫古之人重冠禮也今之冠禮廢矣三加之制茂之講矣而婚禮猶然在也雖然婚禮不賀子歸而見諸先生長者得一善言從之可也勿忘之可也然則是刻也是猶行古之道也且以稽業而考德也

非以誇多而鬪靡也是求益也非欲速成也是猶行古之道也

越俎野乘題辭

越俎野乘者關子之所作也關子曠觀古今得失之林慷慨歷代興亡之故條舉政務約爲四十六篇於乎其盡之矣夫士不得志于世山澤水厓亦足自老採樵拾箸亦足娛生而必垂空文以自見者何也士蓋有所不得已也夫士之欲有言也猶人之欲歌欲哭也止小兒之啼者必聒而潰而謂士君子可已于言乎雖然顧言有當與否耳使言而不當即充棟都車無益也使言而當則唯恐言之欲盡也今關子此書深識治亂如若親火覽之者惟恐其言之欲盡矣嗟乎關子特不遇時耳使得遇漢武之主當與嚴安徐樂共上世務之書待詔公車給札上林豈得窮老巖穴而已乎而惜也其僅以空文自見也越俎而談吾知關子之有所大不得已也

也已

題王節婦傳後

於乎節義之於人甚矣吾讀王節婦紀畧不覺悲淚填膺蓋痛王氏之將絕而節婦忍死以全其宗祀夫豈不賢哉節婦者前輩凌巨先生之女涞水君元建之冢婦而吾同門友旋一君之妻也旋一君與節婦相攸十餘年有三女一子顧旋一君多病以母方孺人死遂不起而涞水之幸于官也與子同日未幾藐孤又死于痘天之厄王氏也若不遺餘力矣危哉節婦雖欲不死豈可得耶危哉節婦雖欲死亦豈可得耶當是時姑死而有遺姑夫與子死而有遺女同堂之叔待其生子以爲嗣涞水生平長者務施予爲廉吏逋負又多王氏一二故人經理成册以遺節婦顧念先人之債未清其無悼于九原于是以遺產悉畀之而節婦之家殆懸磬矣乃節婦從十指潰血中

以完宅窆而資嫁遺一姑三女皆歸名族叔氏有子立以爲後而王氏不爲若敖之鬼嗟乎節婦不死顧不賢于死耶然而節婦之節義固已炳雲漢而絶彤管所稱楚姬齊姜荀女陶妻不又遠過矣乎節婦之誓死也二十九歲今又二十八年矣嗣子舉孫三女蕃姓天之祐啟節婦也將亦不遺餘力矣乎吾聞先王之制有烏角垩白以旌厥宅里今也不然士大夫爲歌詩贊頌以揚休美其亦猶行古之道也于是登之紀錄者將及于軸有餘而余追念亡友遂援筆以附於簡末

題朱節婦血書法華經後

惟法華經乃經中之王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無以加于此也朱孺人刺舌出血用寫此經其與讀誦印刻之功又相去遠矣語曰信爲功德母舌血幾何書至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於乎夫非信之至豈易得此哉益朱孺人以未亡人刻厲守節持唄梵而修淨土有年矣而又能瀝血書經此于析肉析骨豈有間與孺人產于郭氏吾母產于沈氏皆吳之所自出故吾母于孺人兄弟也今吾哀吾母之亡而爲孺人題辭益已涕長一尺泣下霑襟矣窮子之悲其無已時乎

月軒集題辭

姚夫人者丁子在初之賢配也生有淑姿不須阿傅年當及笄豈俟公宮刀尺當前便有針神之號詩書上口即蒙博士之稱偶一研題絶似素絲黃絹求言靜對無非璧水瓊山及其于歸尤稱佳偶鷄鳴戒旦無假繁欽定情之篇弋雁笙簧不必平子同聲之曲青玉案頭似人間之連璧姻娥簟上疑天上之雙星所恨年不配德命與時乖膏肓入夢難尋九節菖蒲瓊瑰盈廬何處千齡菊水合巹未周相從

末訣生年二十卽賦夜臺于是奉倩神傷纏綿之情不已安仁涕隕
緇素之戀轉深因卽其絶命數詩并哀平生諸製合爲一編於乎賢
妃深識詩非十索之凝敬禮多情淚染九疑之竹流覽是集者亦可
以擊節于宓侯而揚休于彤管也

亦政堂詩抄題辭

古者南音實始于塗山而周世二南踵之若關雎鵲巢等篇編于工
歌爲風之首固非東西北音之所敢望也漢以來新聲迭起然必推
本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曲若惕雚都尉所奏其不及遠甚何則詩之
爲言正也能不失其正是以有關於風教君子取焉若錢夫人亦政
堂詩抄其可貴乎政者正也是亦爲政其無取于風雲月露之詞矣
夫人爲亡友亢子之配當其倡和時所謂鼓簧弋鳧多有風人之遺
及其流離困戹極人世之所難堪者而夫人爲其哀怨亦未嘗有嘵

殺急促之音儻所謂嫻于禮義和于性情者耶至于咏史諸作亦多
論世之識不爲唾飯塵羹於乎是可傳也夫人旣已文學訓其家其
女雲儀其子婿亞清亦皆能詩詩多大雅而無纖悉靡曼比如子夜
四時丁嬭十索其何有焉政者正也以夫人之正爲歸而卽以相其
夫子而卽以教其後嗣是其益于壺範也不亦多乎近世雲間選集
一代之詩其屬女子者止楊用修夫人一首而高麗女子與焉是何
作詩者之寥寥也今亦政堂詩抄炳煥如此惜不令雲間見之然則
今世婦女之學詩者其取衷于亦政堂可矣雖然學詩而不得其旨
猶勿學也吾顧以此集爲班女誡也

王夫人題辭

昔司馬遷以爲韓厥存趙孤有陰德故與七國並王於戰國余觀德
彰孫先生之于王氏盖厚之矣當聖翼之蚤孤也微孫先生妻以女

撫之成家王氏不絕如綫矣乃今聖翼爲聖儒成名于當世秋亳豈非孫先生力哉已夫人歸聖翼賢而有德考室作器星如歲如苟完苟美則是孫先生之大有造于王而又大賴于夫人也夫人有二子皆用儒術縉紳先生多稱道之賢哉有子如此其可敬也已夫世人稱嘉偶豈可多得哉夏六月之二十有三日爲夫人五十初度門下士諸公將奉觴上壽而屬余爲之辭余以爲孫氏之德天固啟王氏而大之也而夫人之賢又非常辭之所能盡也遂爲之歌乃歌曰唯德唯義天所將無非無儀女德長啟聖儒兮瑯琊王鳳凰之占和鳴鏘室有蘭兮堂有梅靈妃冉冉兮俳徊有子兮龍嬴賓客至兮夜風雷

郭氏樵史題辭代

古今著史者罔不以爲擬春秋比世本而不知其後之猶有議也論史者至遁與史遁諸書極矣而不知其後之猶有議也何則聞見日起而是非靡定又安得而一哉郭氏泰象之爲樵史也上下三千餘年抉幽探隱或出或入其言無不歸于至當蓋以其學術之正而知其好惡之一也世傳陳延祚不知正統魏佛助爲穢史裴子野沈隱侯互相報復若此諸人豈獨非良史才哉而千古所歸美者不曰孫盛陽秋則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者何哉蓋延祚諸人以其好惡之不一而知其學術之不正孫習之徒以其好惡之一而知其學術之正也以此衡斷今古之史豈有不然哉余見近世章卷龐襍靡有底定論天下事而于典志未厭厥心今廼得見郭子所著粹然爲純儒之言口誦手持不能已已卒安得致斯人于著作之林讀石渠書作東觀記以定一代之是非哉

孫宇台集卷二十九

尺牘

與梁天署

古詩盛于顏謝而詩已盡摛辭盛于四家而辭已亡子山孝穆所以擅場千古者正以其蘊藉爲可貴耳天署近製清新流麗如邢夫人足當人主骨法自貴又如王儉揮斜簪風流宰相獨擅江左非他家臃腫支離撫拾駢偶者所得彷彿一二也質之古人當非虛語

答張尹來

野人麋鹿之性藏之舊矣顧猶濡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爲有所愛耶昔君公儈牛于平原仲子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鴻出關魯連蹈海哉顧或以甘毳奉親或以懷德穢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

仁和孫治宇台著

則不然君乏斗筲行無半菽局促轅下卧泣牛衣所謂進退維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爲商蒭裘恐足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腐心實增歎慨

與曹秋岳

側望音旨實深延軫先生阻滯鴈門將及五稔修月養夕汎澹百氏樂有餘閒但海内蒙求望龍門而瞻仰者濶絶之懷與時增哽耳大同尉劉某者係故人之子因節閱尊嚴不敢以尺一相通久辱清眸知其治行無過故敢附聞唯先生始終照拂之長白山人女已撫在舍爲子媳知先生念舊之義併以相告外小詩一通聊抒懷抱然所爲布鼓過雷門也幸教之聞右老在署併候治臨禎主臣

與陳其年

湖頭握手倏踰數載落月屋梁欣若暫對佇想之勞想當同之向承面囑先尊君老伯碑記卒卒未有以報命蓋緣弟所知者止于林宗之人倫淵明之高節其他細行芳規必有更僕難述者乞仁兄詳示使弟旦夕搆成即可以了此夙願佇望佇望集生兄又以台命徵弟詩文年來饑驅不遑苦無意緒所有陋劣數篇不敢自外于知已惟進而教之幸甚幸甚餘草次不盡

與靈谷於南

聞有靈谷之請不勝踴躍濟上兒孫遍江南北比比皆是要如師者踏殺天下龍駒非虛語也靈谷爲舊京首刹七星松八功德水尚在否僕甚念之

與周元亮

有僧於南者方受靈谷之請此上座年雖少實當今龍象非尋常善知識也敝及門張孺懷一日千里願出大賢之門下宣城折簡先生

其無意乎

與顧茂倫

前歲鶴客既逝昨又朗詣見告風流都盡甚以慘愴頭礎石至深慰平生海內知交寥落如礎石之述哀紀遊亦何多得也見貽畢沈二子詩風氣日上斯事如積薪吾其退三舍矣

與嚴黃門

過苕水四十日枯坐一室間與二三友人遊白雀松徑逶迤數百丈森然成陰喜不自勝曰此吾武林松門鐵圍之在九里者何以至是耶因思前歲吾兄爲南屏和尚特囑彼處當事所以護持此者豈偶然哉天下名山勝槩不少在士大夫留心愛惜耳回棹而歸急欲爲兄九頓首者惟此

與錢武山

貽厥其竟不起耶其嗜學好古絕踰等輩而詩品書品皆不落第二何以至是耶僕聞之涕數行下況先生哉然亦願先生放愁散懷不爲鬱鬱也僕歸來在即行當與先生坐對竹林下鬬黑白棋作鉅鹿戰耳

與陸氷修

已過吳門遂不得輯彥遠遺書爲憾彥遠生平與弟如膠漆僕不負嚴無濫耳聞稿本已歸山公今交季貞幸皆以不佞語告之閩中雲客何時至杭吾欲足下與高丘諸子先爲彼立後此第一義也身滯蘇臺不能奮飛惟此懸懸耳

與高雲客

丁未夏間辱足下過我蝸舍儼然以猶子執登堂之敬古道照顏至

今耿耿于懷弟以後遂有失恃之痛爲爾饑驅乞食奔馳南北眞可嘆也吾兄還草堂無恙否作石戶之農而享百城之樂當不讓古人矣胡老伯已客死京邸其老嫂與寡姑析居弟同亡友吳錦雯櫬歸未及十日卽有泉南之役亦未稍爲安頓殊愧生死交情可勝黯然弟過三山不及停轅遂不得執手爲恨到署中適吾鄉呂恭老亦至朝夕劇談遂得吾兄消息且知有令郎人文俱妙竹林子弟富貴不免安得以我輩律之恭老歸里有奉懷詩三章寄政幸教我弟歸期亦在明春當過擾樵蘇作三日談以盡種種茲不盡悉

與陳際叔

兒病幾不能起私心以爲世無越人安望更生迺過蒙矜視吹枯肉骨三月之間躭者能伸吾子之不爲廢人而得艮于行實明賜也張長沙殷中軍固世有其人而吾得之於好友尤非尋常慰藉

與郤戒三

丁巳承見招不棄故人戊午返里吾兄有博學宏辭之命是以不趨江右至爲耿耿今者吾兄秉筆史館揚芳闡幽眞千載一時如錢唐鄭尚友崇禎辛未進士爲福建長樂令惠愛百姓清絶一時眞古之遺愛補工部卽死子孫流離饑死又鹽官張次仲字元岵天啟辛酉舉人變革後闔門著述所著有易因學詩紀等書又弟作亡友四君傳四君秉節沒世文采志節皆可不朽乞吾兄激揚表彰眞盛事也

與錢武山

丁酉携家同巷得與先生素心晨夕梅花初放壯丹盛開敲棋柈以角勝酌美酒以橫襟未嘗不時時過從也自謂人境之勝遊卽是樊桐之僻遇乃治以荒田薄產致有侵肌剝髓至於每年束脯不飽胥腹賣文爲活室益倒懸饑來驅我就役四方艮非得已至于老父隻

影豚兒失教言之未嘗不涕零所恃先生知我心耳比來興居何似
昨歲底門人張無斁數行至云先生近苦欬嗽此或偶然耶朔風凜
冽攝衛爲宜今冬卽擬作歸計相晤不遠瞻泝不盡區區

與季平公

維揚會晤何減西園恒想賢兄弟之高情勝致廿載以來時時猶縈
夢寐也仁巷方外住鉢貴地弟嘗屬渠致候然會面缺然每欲命安
道之駕亦何可得昨歲從和陽歸僅營先慈殯事身大委頓月正九
日卽有溫陵之行知父臺在署亦不克一掃門祗候懷抱之私與山
俱積聞簿書之暇時親筆翰西湖不淑寞仰藉風流豚兒學語未成
令以子職視賢父幸進而教之遠羈海角蕭然寒舍并希萬間之庇
臨楮瞻泝

與門人張無斁

壬子春半有從長汀寄尺素發之則足下札也足下可謂愛我極矣
然亦有不得不爲足下言者僕平生性不諧俗自以泉石膏肓習南
唐之教授效北郭之隱几可了餘生不爲荒産徭役之累幾與衙前
日夕市儈爲伍雖束脯所得無益短長驅予乞食就役四方心與願
違徒有浩嘆於乎人非木石上養老父下撫弱兒自非有萬不得已
于中亦安能挈然就道也故聊爲言之令祖先生起居何似足下朝
夕侍側咳唾親承抑搔不違以順孫而兼子職亦人倫所難得可以
爭美古人近來學藝若何螢弧先登此亦其時矣閩南雖佳山水僕
心事煩劇無暇觀玩且又在幕中亦不能爲閒猿野鶴也足下亦可
以知僕之情緒矣陸氷老近來何所其高情勝致當復不減昔時耶

與吳次公

去歲愴然就道未及執別瓜期又過淹滯他鄉此中情緒不問可知

闔宅俱康泰爲慰耶玉潤學業大進否相念殊深也大兄旅櫬歸未
賢嫂與令姪姪女俱至武林未今居何所吾以貧愁已不能存活然
言及故人交情如令兄者又何能挈然也哭令兄詩二首附覽國子
之于子皮彦升之于僕射今古有同情耳冬底到家把晤不遠

與紀伯紫

前歲弟從和陽歸里胡家蒼頭致手書交情切切此恒情所未有也
又述足下與引倩一段古道照人處令人感極涕零在泉下當何如
耶弟贈宗伯詩不過踐死友之約乃謬比高岑得無延譽之心過多
昨歲魏女已與豚兒完姻宗伯此恩與天地永久非尋常銜花結草
作套語已也方今知交零落而吾兄巋然如靈光當百加珍攝以慰
故人之懷弟比在王省菴署中亦如孺子下榻偶然事耳忽經兩稔
實以其相契殊常不欲即割挈耳緣便不盡所懷

寄嚴顯亭

庚戌歲底從和陽歸一了先慈殯事霜排雪凜之際枉駕郊原銘刻
雲誼無有已時嗣歲月正九日即赴泉南之約聿然起行亦不及執
別我勞如何冬間閱邸報見還朝疏草江浙情形若繪圖以上紫荷
青蒲中有如許人何以十年閒居也弟以饑驅之故南北奔馳初亦
不過謂郭文舉入署徐孺子下榻偶然事耳今念老父饘粥無資兒
曹門戶多費不得不從事于此視馮大叔之簡何比干之牘遂爲尋
常醯醬豈得已哉兄憐我念我數千里外時致書郵不勝感激之私
緣府幕之便附候起居幸爲蒼生珍重自愛此眞故人之拳拳也

與吳雁市

留滯剌桐幾及二載離羣索居如何可言忽接素函若拾瑤草而驟
僾螭也乃足下又有內艱麻衣征途知非得已讀閩遊作如柳子厚

柳州諸記天生如是才使之牢愁困頓或至說劒彈鋏行乞當途良可嘆也自古才人如西園諸子大曆羣賢皆得曳鳴珂乘華輪而足下乃不得爲金閨之客容與東觀石渠此鄧仲華所爲寂寂笑人而殷深源所爲咄咄怪事如何如何黃石齋先生書弟在杭覽其數種如大易正及洪範緇衣月令儒行等書悉已卒讀以爲洪範四種是陳古諷今之編大易正不如楊子雲方家部洲可無作也不知尚有未見者可得相聞否聞令姐丈大是風流名將篇作必多可得請教否耶鄉里故人如翁鏘老貧而且老柰何弟甚爲之憂懸離家以來又知其消息否弟本閒雲野鶴今如坐新婦帳中大是羞澁丹霞數武不得面談可嘆可嘆臨書不盡鬱積如何

與甥沈靄臣

別來從未接信賢甥承事二母當發憤攻苦悠悠忽忽摠無益也人之功名猛則得之無謂自已年少即如愚舅不過轉盼間遂成老翁可不寒心

與王省菴

執事改霖雨爲淋雨非也書曰若大旱用汝作霖雨言大雨也公羊曰雨過三日爲霖穀梁曰雨過三尺爲霖安有以霖爲淋者唐有雨淋鈴曲然無淋雨也故知執事之所改爲非也

寄朱仝古

相別來計有三十餘載同好之問潤豈有弟與兄哉舍弟宙合自京都往還嘗悉動定比來諸事勝當著作之富想復等身又聞賢子高才苦志驤首雲衢以展箕裘未盡之蘊當不遠耳竊念弟與吾兄形迹雖疏然交情之繾綣臭味之綢繆固數十春秋如一日也自顯亭長逝長安寂寥魏美虎臣淇上侶倩甸華際叔輩前後俱爲異物每

一念至酸愴百端吾兄如魯靈光而弟以草木之質形體僅存便當與兄覓迹灞陵採芝南雒不則六橋三竺間與清猿野鶴娛玩朝夕乃吾兄倚梧燕京而弟窮年作客在外傷哉貧也使吾輩之行藏如此恐亦昔賢所未有也吾兄亦爲然耶否耶頃熊曹縣仰首燕嶠迪結不解耑有此寄

寄闕聲三

接家信知屈駕在舍天之憐我父子而惠以有道俾小孫岱曾獲有成就至于日紀故事誡子手抄等書祈每日與小孫說一二段童稚之年使之知有孝弟亦日課之最要也弟在署中唯勸主人以愛民潔已爲事雖無德及人然百姓感悅之情眞是口碑載道以知斯民三代直道而行當非虛語

疏

玉泉寺募疏

玉泉寺故爲淨空院高僧曇超說法神龍撫掌之地其地以泉著而泉以玉名所由諸山遜其英稱矣自南齊至今歷世名賢所爲低徊留覽而不忍去也余少時猶及見泉流水清游魚淫泳今三十年間惟有荒翳蒙密無復舊觀豈不悲哉雖然寺以人興地以時舉今吳會一區鹿苑鷲宮無不次第俱舉而況茲名勝以其時則可矣上人矢心戒律證無上義則其與衆而集事若晨風之鬱北林又奚難哉雖然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有其時有其人而尤致望于檀那信心之侶不可少也是以敢告世之長者庶幾共發菩提以成勝因將見梵宇精藍不日而就而白太傅蘇玉局之流持筇竹杖冠白綸巾以聽名泉而觀儵魚之樂可跂足而待也已

正宗禪院疏

先儒謂王道既衰于釋氏猶見三代之遺此非重浮屠而薄吾儒也古者有廬舍以待旌節而秦漢以下尚有亭館今安得略存萬分之一以爲津梁之緩急哉永昌門外有正宗禪院此古先生之淨院禪侶之精藍也然而沂江而上望門而或不及者自貴遊之輩以及羈旅之人多棲息焉此余所述爲三代之遺非其一端耶寺僧矢心營建自大殿以至廻廊及宴息之廬所須緡錢不可勝記今特爲播告于檀越之信心者積羽成重衆輕易舉則樟亭無宿之客必有感戴四天而利涉三塗者矣又不止息心了義之徒賴以棲泊已也是役也成其爲福田利益又豈可勝道哉

定香寺大悲殿疏

定香寺當鹽官之西爲給園精舍大抵數百年于此矣中間興廢莫能縷悉最後有僧鏡湖者戒律人也精心矢願欲搆大悲殿一所於寺後址以延接法侶會遭離亂庀工雖具卒以無成可爲浩嘆乃者了緣居士以鈞天之遊寤無生之義知火宅之易捐企化城之高蹈遂與隱雲柏言諸師誓成此願且欲設無遮之會使香積雲厨翻經寶藏次第舉焉烏虖弘開覺路遠轉法輪其有賴于此也此不徒覆釜飯僧司徒立寺者矣夫茫茫三界罔匪迷塗殷歷四門所以棲定鷲嶺之上苑在茲諸生之津梁不遠然而良裘非一狐之腋大厦豈一木所支是所望有道善人共襄斯舉使雞林重整鹿苑更新將必有雪山羅漢南嶽眞人寤迷而覺衆者焉其功豈可爲道里也夫居士以龍樹之後身諸師以佛圖之先識自當感動天下告成旦夕其又以予言爲瑱哉

準提募疏

佛氏之有密教謂盡于陀羅尼曰準提者謂諸佛之母如來之心也

昔摩騰入漢無畏在唐演經論數百萬言謂不如眞言之攝一切矣廼道士建閣于吳山之巔曰此其爲斗母也夫斗稱攝提不聞其有準提也其將以攝提爲準提歟雖然所爲母者蓋爲資生之義如坤土如富媼云爾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兼制四方卽斗已爲五帝諸神之母而又爲斗之母其爲貴何如矣彼言佛者德性之海菩薩之宗卽佛已爲一切人天之母而又爲佛之母其爲密何如矣雖然卽以其義推之吾儒之教莫尊于易易无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甚言計其效者之爲妄也而準提之義使人無所不求甚至于夫樂其婦婦敬其夫而皆曰吾持準提可以得之亦甚非聖人之旨矣曰不然儒者使人正誼明道務絕其有爲之念而後可以有爲也佛者使人息心了義務起其有爲之念而後可以無爲也今準提心印有不可思議之力而人之願爲之也則是諸佛菩薩不至于恒河沙之多不止矣雖然道士之建之也於老氏之學何居老氏之學在于玄牝準提之義在于攝心心苟得矣泥丸黃庭皆是物也心苟失矣丹臺石室又何爲焉然則準提者其爲三教之摠持可矣卽何疑于玄門之奉行也哉予少慕于玆山敬禮神壇之下今又若干年鍊師重建是閣有縉紳大夫爲之倡始有檀那信喜以爲之助成余以知三教聖人之大有賴于是也余聞之審宗神咒不令生解但誦持之便得道果嗚呼其爲功德亦可爲覺山之捷徑苦海之儐航也哉

黑亭子灣茶亭疏

迤湧金門至錢塘門曰黑亭子灣是不可以莫之亭也其名存舊矣而莫之亭者是無人焉爲之亭也古者十里一亭設亭長以處之有求盜以輔之今則不可問矣而亭之所在往往有苦行僧煮茶以供往來之客是非古也而於古爲不可廢也黑亭子灣者並西湖爲南

北之要津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往來襍沓誠不可以莫之亭也有二僧焉求建大悲閣於其上而仍其舊而設之亭其事眞苦行所爲也其意則大悲所願也於乎豈可少哉自吳越南宋以來有湖內外園榭臺觀向之森植羅列者皆銷沉於瓦礫沙石之餘迷沒於叢篁荒艸之際而是亭者何幸有兩僧爲之募建也從此十年復兩堤之桃柳植西陵之松栢安得不以是爲肇始哉賢人君子助而成之有餘榮矣

禮華嚴疏

浙中五山稱靈隱爲最當五燈之盛傳也文喜以潙仰延壽以法眼德章以臨濟契嵩以雲門泰禪師以曹洞五宗無不具焉而其初則唯道齊修習禪定于石室中嘗爲學者請講華嚴經于時凜冬忽生異花二本狀若芙蕖熠耀光燦觀者嗟嘆嗚呼華嚴之異乎道齊之異乎是皆不可思議者也要以紹理公而開來學道齊之有資于華嚴固其所也今距道齊幾及千年矣有如道齊之講習華嚴者乎余夏日過靈鷲文徵上人以禮華嚴之疏來請余喜其志之有合于古也夫華嚴爲祇洹之最上乘龍樹取之于龍宮唐末有異僧元表賫櫚木函習于支提之石窟開五百天冠之異而淸聳亦以華嚴從靈隱至支提啟疆然則華嚴之功德眞有不可思議者矣是則文徵此舉其非尋常誦經比也諸善信者其助成之吾見異花之復產于靈隱也已

孫宇台集卷三十

仁和孫治宇台著

雜著

靈隱稱寺說

漢世有九寺之目鴻臚其一也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尚在此其稱寺之始也劉昭曰寺之爲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靈隱之爲武林山武林之爲都尉治王莽時廢而不有至東晉時理公自西域至而舍之其猶摩騰之舍於白馬歟然則靈隱之稱寺非猶夫凡爲寺者之稱寺也法苑珠林云古德寺詰乃有多名或名道場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淸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

善處並隨義立名各有所表然未若佛至中國爲寺之所表也楚王元英尚浮屠之仁祠則有仁祠之名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則有蕭寺之名晉孝武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則有淨舍之號王丞相導拜楊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則有蘭闍之稱然皆後起者也總不若寺之稱爲古也靈隱舊都尉治宓稱寺固以爲猶摩騰之舍於白馬也

靈隱得名考

靈隱吾不知其名何自起也顧夷吾山川記云錢唐泉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史記秦始皇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陸中渡班固漢書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出焉然則有錢唐卽有武林有武林卽有靈隱其名皆起於周秦之際乎

武林靈隱山辨

武林其卽靈隱山與自世儒暗於大較以武林爲郡之總稱而靈隱不得蒙其號矣然而言武林則靈隱不見言靈隱則武林亦不著不若以靈隱爲靈隱也然而縣治之在於靈隱何也古者吳越皆蛟龍之墟固水窟也今之淸河洋壩江濤潮王無一非水也則安知縣與都尉之不在於山也且夫海塘築而後有江江塘築而後有湖湖塘築而後有會城然則錢唐之有賴於塘也久矣若夫塘之未築與塘之初築則安知縣與都尉之不在於山也縣與都尉之治之在武林也吾是以知武林之在靈隱也

靈隱通江說

酈道元水經註江又東逕靈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下開散狀似蓮花夫蓮花者

蓮花峯也其爲靈隱無疑也以今觀之山隔於湖湖隔數山而曰江東逕靈隱山吾不得其解也要以是時雖有明聖湖而湖之與江尚未有分也唐人楊巨源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則唐人尚有此景夕矣又無怪於賓王之門對浙江潮也一曰靈隱浦即今之進龍浦也進龍浦可以稱靈隱則靈隱之所表者遠矣則猶之乎武林之可以通稱也與

靈隱入海說

漢註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行八百三十里東入海今臨平湖天開河以至海門不過二百里而遥安有所謂八百三十里者與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夫海塘不若是之近而赴海不若是之遠豈古今異宜與要以錢唐所記者江塘而非海塘也武林之水滙爲西湖東入於河由臨平湖以入于海其道有經由可約畧而得也

靈隱通湖說

明聖湖爲西湖不以武林水而始有也然而武林水之奔赴於西湖者勢也吾是以知靈隱之通於湖也夢梁錄曰舊靈隱浦今資國院前是也楊璠石門澗詩一靈何所隱深浦老蒹葭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漢槎靈隱泊舟此其証乎或以弘治五年洪水衝塞沙石其道遂不可行猶未及三百載也宋淳祐丁未大旱詔趙與籌開湖行春小港可至靈隱山前

靈隱飛來　山辨

鄙生之所謂靈隱者飛來峯也今以靈隱爲靈隱則飛來不得而兼稱也雖然飛來者後起也而名從主人有理公以爲之主人則飛來安得不謂飛來與故以飛來爲飛來則靈隱益尚爲靈隱也然則韜

光以上靈隱得而有之三生月桂客兒飛來得而有之則夫冷泉者二山之所得而合者與

靈隱以許由得名辨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許由未嘗過吳會而入越絕也孔子稱泰伯爲至德稱虞仲爲逸民二王皆入吳何乃近舍二王遠希巢許哉昔有道士長往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上古以來隱君子多矣不必許由也昔有虞氏漁於雷澤非五湖之夫椒也耕於歷山非惠山之九龍也而好事者以此當之此亦好事者之過也盧同詩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有許由豈非沿習齊東野人之語耶

飛來從巫山來辨

理公見奇峯而嘆曰此吾中天竺靈鷲山之東嶺不知何以飛來有曰猿呼之而出此其事甚奇而好事者又指爲越王時自巫山飛來亦謬矣以楊升菴之博雅亦曰巫陽臺自巫峽飛於靈隱亦何據耶善乎先賢邵紫芝以類徵也曰會稽陽明洞有飛來石龜山一名飛來山金華山寶掌洞有飛來峯蘇州天平山有飛來峯廣東羅浮山有飛來峯福建汀州府有飛來石福州府昇山一名飛來山潛山有飛來峯贛州興國縣有飛來佛廣東中宿峽有飛來寺於潛縣有飛來橋岩嶨山名小飛來皆此類也是否未可知也而必曰從某所從某所則非也

靈鷲得名說

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竺法維曰羅闍祇園有靈鷲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

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也理公西來樂此山有似於靈鷲也故以其山爲靈鷲以其峯爲飛來然則靈鷲之得名其始於理公無疑理公先建靈鷲後建靈隱而靈隱之名反在其前何也武林山者神仙之所窟宅故謂之靈隱上古以來相傳有此稱也則未聞其始於理公也雖然靈隱至今巋然而靈鷲中廢者何也西域靈鷲山又名雕鷲阿難坐禪處有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然則鷲之爲名其亦佛之所不喜者與靈隱至今巋然而靈鷲中廢其亦或以此也

靈隱石室三所說

靈隱之有石室也名何昉乎酈道元水經註曰靈隱在四山之中有洞穴石室三所其三所者安在耶或曰眞觀居靈隱石室是其一也或曰道齊于石室修習禪定是其一也或曰理公燕寂處所名巖石室又其一也然吾安知道齊之石室非即眞觀之石室眞觀之石室非即理公之岩石室耶雖然靈隱既有石室石室既有三所則以此當之亦無不可也漢人校書之所曰蘭臺石室其亦有取于此耶雖然石室必于禪焉宜也

靈岫剎利石室靈岫諸名說

靈隱有石室既已言之矣其有曰靈苑山何也曇趙之在錢唐靈苑山是也或曰非靈隱也然武林誌亦言之矣靈隱一曰靈苑猶靈臺之有靈沼也今之稱于玉泉者非也寶達晦迹武林山住剎利院何以稱剎也夫武林固靈隱山也其曰住剎利院猶曰住靈隱之蘭若云爾佛氏謂院曰剎利其不謂之剎利與乃又有稱靈岫者何居以其形而言之謂之鷲以其穴而言之謂之岫爾雅曰山有穴曰岫許

邁曰吾方棲神岫室是其證也雖然一山爾多矣乎其稱名也曰非然也比如支道林一人爾或稱支公或稱道林或稱林公或稱支遁或稱支郎則何不可之有謂靈隱之名多乎哉

靈隱號景德說

靈隱之稱景德何也宋眞宗景德四年勅賜額改靈隱寺作靈隱山景德寺而天禧五年又勅賜改景德寺作景德靈隱寺此靈隱之所以稱景德也雖然前此者有賜矣錢忠懿賜靈隱新寺是也後此者有賜矣宋高宗賜靈隱崇恩顯親禪寺是也然則曷爲至今猶稱景德也元時中竺賜額天曆永祚寺易世而變矣則曷爲至今猶稱景德也雖然以靈隱稱景德以景德冠靈隱古今之殊絕也則曷爲其不至今稱之也武林亦有祥符寺矣其猶然稱祥符也

月中桂子說

桂子月中落已見于賓王之詩而白刺史詩亦有曰宿囚月桂落則唐以爲佳話舊矣宋天聖中兩雨桂子詳于遵式之序詩也其言曰上嗣統之六祀天聖紀號龍集丁卯秋七八兩月望舒之夕殿堂左右天降佳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荳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文者時有帶殼者殼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冠裳好事者皆封呈傳玩舊傳天寶中寺前一子成樹今月桂峯是也予居是十有二載始此一見因取之播種林下浹旬而甲柝彌月而盈寸雖枝未抽而綠葉可識明年春移植白猿峯下[illegible]軒亭環亭而植凡二十有五株由此以觀天寶中一株天聖中二十五株其言當不虛也然予觀賓王之詩宜在天寶之前則晉已來不知幾度雨桂子矣雖然天之雨金雨錢雨絲雨粟其奇異多矣胡爲其雨桂子也雨桂子而必于望舒之夕則其由月中來者也雨桂子必于靈山之下則其爲擇地而雨

者也

靈隱僧善治潮說

駱丞之咏靈隱而及瀰江潮也人咸疑之而余以爲無可疑也乃治潮者出于靈隱僧又何奇也錢王時都統贊寧輿知覺禪師延壽建塔劒寺于江干以鎮之而潮循故道焉是其一也前南齊時驚濤爲害寶達誦秘呪累日異行人形見于夢而潮擊西興東岸以平又其一也洪武初海潮崩岸壞民廬舍照菴慧炬時居理公岩爲潮神說三皈戒楊枝洒處即止不崩又其一也然則靈隱之有關于浙江潮而靈隱僧之能治潮也所從來矣而又有異者徃者六和塔灾火出于北高峯而焚之夫北高峯爲火山而能飛火于六和塔者何也吾是以知靈隱之有關于浙江潮也

靈隱不宜爲第二山說

宋寧宗嘉定時品第禪院五山以徑山爲第一靈隱次之淨慈又次之天童又次之育王又次之其以徑山加于靈隱也則不知靈隱之爲武林也知靈隱之爲武林則徑山不得加于靈隱也或曰有徑山而後有靈隱以其沿流而言之而非也夫中國山川皆本于龍蜀率安得執此以論徑山靈隱哉且是武林者四王七帝之所都也宜莫先于靈隱也

靈隱遍有五宗說

靈隱之爲禪天竺之爲教夫人而知之也然中竺爲禪院十山之首而下竺則亦多禪師居焉是教與禪則雜焉也則未有如靈隱之尚于禪也南嶽青原以後五宗迭興而靈隱皆得而有之甚矣靈隱之盛也余序僧系自唐以下未有以教入焉者也畧摭其一二即如眞觀之爲曹洞也文喜之爲潙仰也延壽之爲法眼也契嵩之爲雲門

也佛知諸人之爲臨濟也五宗之賢聖指不能屈靈隱皆得爲有之則未有如靈隱之盛也

冷泉亭舊在水中考

冷泉亭之建于刺史元藇也而樂天踵而記之其曰亭在山下水中故可濯足于床下而釣于枕上也則其爲水中無疑也宋時毛君友爲郡守拆去之其自序曰昔人加亭于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昔翳舊觀復還以斯而言則當時之亭之在水中也益無疑也雖然有建之者有去之者其建與去則焉宜也或曰冷泉不可以無亭則樂天之記善矣或曰洪熙時大水岸崩土塞石閫俱廢水益隘焉後之爲亭者遂不于水之中而于隄之上余問之故老亦無從而知之也則今之亭非昔之亭亦不知起于何時也

蓮花石品說

牛奇章僧孺以甲乙丙丁列石品謂太湖石爲甲羅浮天竺石爲乙焉其言天竺也猶言蓮華峯與飛來峯也蓮花之石若獅豹兕象莫可形容也而其鮮葩則若芙蕖焉故以爲蓮花也雖然其甲于太湖與乙于太湖吾不得而知也而其與羅浮並者則奇章之不予誕也乃蓮花之厄厄于楊髡有楊髡之鑿之也而石不得全矣有楊髡之鑿爲巳像也而石愈醜矣然其質固在也而惜乎後之人之又欲伐之也故虞比部淳熙之代石言也曰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無言言在天下其以洩石之憤也云爾東坡之去杭也僧惠淨贈以石東坡詩曰還將天竺一峯去要把雲根到處栽其愛石也不亦至乎然東坡兩爲政于杭也未嘗伐而取之也而奈何後之人之不知愛也或曰伏虎嵒伐于如通焉唏矣

九里松說

袁公仁敬之樹松也左右各三行行九里起行春橋至靈隱而止及下竺焉是爲九里松也然吾何以知九里松之屬靈隱哉宋時痴絶之住靈隱也理宗取下茅園地爲閣妃建集慶寺痴絶卽日荷笠而往廬山以古蕩田千畝易之不願也則路宻之靈隱者也元時有賜還九里松行路碑淳朋之表具在也則九里松不屬于靈隱而何也嗟乎九里松之貴以松貴也今松盡而九里松又何有矣萬曆志載九里松之見在者下竺路十一本靈隱集慶一百一十九本共一百三十本邵先生虎巷之爲山志也相去十餘載所記行春橋至張家亭八本至黑觀音堂五十一本至飛翠亭七本至飛來峯牌二本廻龍橋至靈隱寺門十二本下竺路十本共九十一本及其末年已十亡其五况余之生也晚爲童子時已復寥寥猶見有二十餘本及于今日所存者不過十數本矣嗟乎松盡而九里又何有矣余悲夫九里之無松也無其實者以名存之千載而下得與泰山五大夫並傳者則猶賴乎此也云爾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論

記今不存無可攷愚謂當爲晉之簡文帝而非梁簡文帝也何以言之侯景陷臺城立帝在太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幸西州者再又明年幽帝永福省旋以土囊被弒名爲天子國亂父死大慙在側尚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若晉簡文帝蕃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返安知其初不稅駕於靈隱與賜田賜像或有其事與故以爲晉之簡文帝也愚又有疑晉之簡文在位不過二載受制桓溫亦未暇有贊皋也且帝亦未嘗爲文章或者梁之簡文爲晉安王在藍撫時於華林園所作亦未可知蓋晉之簡文能爲清言而梁之簡文兼能文章故依舊乘而謂爲梁也

四言古詩

廸躬詩

戊子三月六日爲余初度歲月如駛倏已立年吾道將廢吾學罔成感時觸緒悲非一端因念前人以孝節名臣起家至於我祖我父聿修厥德又增崇之豈其于吾身而敢有廢也昔蔡邕述祖德之頌張華作勵志之詩情有兼焉廼作廸躬詩其辭曰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鑒巷

肅肅我祖初諜衛卿孫氏始祖衛卿以下始可得譜宋以前罔聞焉揚雄傳曰諜於末之揚侯爰自周南奕世載聲天祐皇宋龍飛吳京唯我啟阜應會效榮家本沛人自啟阜府君扈蹕而南遂居錢唐吳京見顏延之詩

亦既率止漸水之湄剪茅作室於彼山埤豈不懷歸樂此土實勉勉
令德庶無後危
如何周道倏焉如刻被髮于野嘆彼微管孰是人斯銀黃用縗我宗
之約信誓亶亶殆及百年歸慮維纂元時我祖一齋
肇自皇明世濟其美體道於身化行於里伏生輟固此焉足比傴僂
循墻達者其起我祖自好德公以盛德積學爲隱公隱居不仕
猗與高行卓矣女宗有母惟楊實惟其同節婦楊爲默軒公婦矢節
旌表事載府誌人胡不諒之死靡從母有叔不類逼母改志母投河頻死者
數焉今洪福橋河是也後有司建節孝坊於上祇承怵惕曰嬋與翁是時家貧甚母以手指
所入事奉翁姑惟
隆母有子二長宗黼次宗薇卽孝慈訓公是也爲治七世祖
煌煌詔書傳世無窮
斤斤孝子哀哀永慕致養惟終時泣於墓有鳥如雨有兎如霧南山
之藏終焉永固自啟阜公以下俱葬於南山慶樂園孝子喪母廬墓
之後以至終身必每日携一甎一盂往哭墓上故鳥
飛兎集異於他所許孜之鹿擾庭中宗
承之竹生墳上孝感之應殆同一揆也廣濟所傳淵明所作我思古
人曷惟其庶
於乎載德爰及黃門孝子子揚爲方泉公贈君揚子枝爲思泉公以
巳未進士歷大常博士至工科都給事中左遷
以冀寧兵備歸里門青蒲伏節以拯至尊張禹股慄王甫喪魂
延策卽有執天之權無使下移等語滿朝驚焉嘗獨疏救石給事星
又論党崇者摠督楊順巡按路楷守巡王國中郭天俸死罪又穆廟
特以三監掌團營公上矯矯威名龕暴釋寃解贅歸里亦無怨言公
疏痛陳利害卽時罷遣矯矯威名龕暴釋寃解贅歸里亦無怨言公
以
竹新鄭罷歸然終身不言也在林下與柴侍御
吳觀察嚴太常顧方伯諸公爲武林勝遊會素風講業著五經論
公在家唯以教孫爲事所著易
說三卷宗京焦五經皆有著述
明明高士令聞蚤世曾祖諱象賢號
然性頗高達曠識不喜仕進故稱高士峻節
之光此焉攸埶曾祖母方守節
至八十三而歿篤賴哲引弓冶勿替王公有孫實惟
長弟祖諱日章號蘊甫公博學多通數與計偕以養母歸棲遲終年
日修祖業以世其家嗣祖諱日隆號實甫公亦博學善文試輒
高等以天年不
遂時人惜焉

皇曰優哉二惠競爽我祖蚤彫我父實享家大人諱錫字明哀我大父爲本生祖先爲實甫公後蘊甫公盛德無兩棄絶榮名窮年色養聿追來孝底績已往亦閱大人世德作好事死以誠事生以道與母同志抗情物表吾母沈生治甫三歲洽甫一歲卽罹罔祿災家無孑遺然安貧苦業佐父事祖母馮稱孝養焉室無斗儲家有耆老篤志儒林仁義爲寶

嗟予小子曾不是思父母生我長之育之逮我旣壯皇斯違斯太山在望曷其企而河海在邇逝者其追

嗟予小子仰惟前哲光光其孝植植其節我祖孝子公後至於我父以後曾祖母方祖母馮又伯母母皆歷世有孝德襭姚節婦金又伯母陸皆矢節如冰霜焉累世克勤胡然爾軼千里之川防于蟻垤敬小愼微以隆曩轍

爾德不斁旣喪而子不斁爾德又喪而女禍亂自人匪天降只三千之譽無後爲累庶幾敬恭惠邀蕃祉

哀我人斯罔有攸臧言念美人詒志昊蒼心之憂矣感彼喪亡殪殪良朋煇煇有光晏晏同懷采采有芳謂弟洽也何以終古濯足滄浪

古樂府

鐃歌十八曲

朱鷺

朱鷺軒以舞路訾耶洞魚大上不之食不以吐謂不如鵜下胡茄之下魚魚雅雅將以問御者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絶九江五河遍觀四海之池是耶謂何顧我蓬首思悲翁日出入安窮梟子梟母拉沓無所宿狗逐狡兎命何促美人之子期君槫桑翁所樂與天地比長

艾如張

芝而張羅羣於何施嗟我黃鵠高飛滄浪天倘復得烹煮之凰凰廻
在上林深苑中一母九雛我尚得以爲哺嗟我人民一日張羅鵲不
謂鵲烏不謂烏

上之回

上之回出蕭闕歷獨鹿鳴澤遂幸河東禮首山郡國受計以承甘泉
上帝降臨芝産九莖符婁離丘之鄉咸願稱臣謁者引之鄉殿陳萬
民受賜大酺五日悲吟皇帝延年千萬歲

擁離

擁離趾中可築闕繚以蕙蘭罔薜荔五采紛襗與神通訾僊靈其何
不來下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絕幕北旌旗大出稽落外闐顏側水深激激冰雪稜稜武士
殊死戰不逐駑馬鳴羽林騎十八萬各各振威靈願爲忠臣舉大名
傷彼良臣良臣誠可傷十年握刀筆不得調郎

巫山高

巫山高高無極江水深深無梁公欲渡之公無渡山以回回水湯湯
巫山高高有女江水深深有婾苦身遠望泣涕霑衣曷不托鴻鵠參
天飛飛入故里遠道之人美人子心思歸乎悲矣

上陵

上陵一何高高及雲端有客乘飛龍言徒殊庭還無孷爲君御飛
廉爲君前處妃與玉女遨戲在雲間騰光之臺集羣靈白鵠鼓翅青
雀含英曾不知日月明瑤琨之酒以鳳膠僊人下飯擊磬鳴璈披羽
衣飲我元泉受要至道遨遊自然高帝之孫且曾孫謂當乘龍以上
天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合符黃帝又何之

將進酒

將進酒晏平樂縱高唱詩審博僮男女七十人趙代齊楚謳並作萬民縱觀角抵戲魚龍曼衍相悉索皇帝御宇寒暑和四時德天地況施協瑞應褭蹄麟趾何紛薄羣臣上壽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陛下萬年有道長與天保守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西極臣扶桑何用胡之琉璃鞍上排閶闔謁天帝廣樂大奏使者前坐君上坐賜藥一丸和洽諸夏不得盤桓君馬逐臣馬繞日三匝返高關

芳樹

芳樹日月出入其中鳳凰端坐芳樹宮驌驦在其西鸑鷟在其東凡鳥三百六一一朝鳳凰中有鶗鴂鳳凰懷悵君之臣明皆忠良妬人之子心不可匡如此芳樹日月出入其中妬人之子難爲工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河干何用問遺君金爵翠琅玕薦以合歡璧綴以明月環聞君有他心棄置不復陳一奏合組歌再唱別鵠吟長笛續短笛當風悉索揚其音揚其音使君高知之拉雜其璧燒其環勿復與君相思相思與君絕兄嫂笑我又何爲妃妤豨秋風肅肅晨風颸僊乎僊乎何爲入君懷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雊殷殷廼在僊人緱氏山雉子知得雉子高飛止帝側不見陳倉二童子云是雉所爲上帝醉秦逐其雌來若流星以光輝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寶夫人若石所中今上神靈日出入咸從堯羊蜚囊其雌并其雄

聖人出

聖人出巡九州五常駕蜚龍秋接蓬萊習射牛禱太乙用空侯美人哉與神通玉牒秘藏封中老父牽狗見巨公寶鼎神策黃帝大鴻高世比德永永無窮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須長命無絕願與君俱地爲絕天爲開山崩海竭志不乖附耳在君側敖客去復來不敢與君相猜

遠如期

遠如期光陸離皇帝大樂威靈與天齊通天之臺甲乙帳絡以寶玉明珠璣外國君長紛佳哉桃符橐佗陶駼驒奚虎瑰珊瑚文甲翠羽璧流離何用陽之犀毗比疎繡袷錦綈何用享之海中碣極都盧巴渝有日月所置北蕃臣扶服呼萬歲具劍佩刀衣裳冠帶離哉沛誠不知漢廣大

臨高臺

臨高臺以淵太液之水晴且寒池有香草日以蘭黃鵠蹌蹌下殿彎弓射鵠陛下萬年神人交門呼羣臣中者執金吾

石流

石流石水流爲波水清見石水流成河河之水道阻且長欲駕無車欲渡無梁嗟彼遠道湯湯凉凉

碣石篇四首

三壺鼎峙金銀宮闕群僊縹緲保護雲術秦帝何人鞭石見血東自扶桑西至窮髮復有大瀛九州滅歿思駕六龍出入日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滄海

孟冬十月烈風摧頹熊羆蹲踑虎豹徘徊繁霜苦霧都爲死灰水竭其流木辭其柯青青者柏依於山阿彼其之子失路如何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冬十月

鄒土不同勾吳蛟龍習非俠鬬樓舡艨衝西入卑耳北上太行羊腸九折毀車摧輪拔劍出門泣下如雨雲行水步曷守吾度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神龜雖壽余且竭智東海無貲因於金堤老馬悲鳴嘗思塞北烈士壯心要當死國武羅伯因豈曰能贊巖縮巧拙不但在天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黃鵠歌

悲夫黃鵠之孤鳴兮七年無歸遊歷四海兮與衆長辭中夜飛鳴兮毛羽摧頹天命無雄兮獨宿清池寡婦覩此兮泣下沾裳嗚呼命窮兮美人其何方彼黃鵠猶尚然兮況於豪英雖有賢匹兮終不同翔

箜篌引

置酒忘憂館開筵命友生麒麟元豹胎東厨辦綺珍淮南奏奇唱舞者自西荊激徵流清商美人羅前庭衆賓咸觀會高義薄青冥肴至反無餘杯來不留行主人敬高義慷慨明素心烈士中飲起拊劍而雷音左挈古冶袖右結滄海襟願得夷險難東海麾黃琴

箜篌謠

公無渡河兮河流湯湯公竟渡河兮害不集梁渡河渡河兮死柰公何兮

僊人篇

僊人駕白鹿遠造崑崙居王喬紛前導羨門載後車偃蹇三松樹九龍絕雲衢俛觀人世間局趣焉所如徘徊玉京上直至神皇廬白榆高千尺金闕萬丈餘麒麟與鳳凰鬱哉何紛離眞老持絳節羣帝服飛符長跪讀寶訣五靈金鼎書再拜受丸藥八瓊雲碧腴大容調琴瑟洪崖羅笙竽廣樂奏天庭邈與人間殊主父一小兒廼敢射熊羆淮南稱寡人降謫守天厨潛光養羽翼要當軒轅俱赤松與赤須無廼尙細微

飛龍篇

乘蹻萬里遠過蓬萊僊者四五綠髮青鬟鳴璈吹笛要我天街謂予小子名在丹臺冠我霞冠飲我露杯謁拜上皇金闕崔巍教言神藥鳳腦龍胎身生毛羽永絕塵埃

西門行

出西門大樂之但當快飲酒樂不可知一解夫飲酒飲酒須及時何能搤擘磨牙談笑公卿爲二解選狡童列妖娼挾瑟上高堂煩音動人腸三解拊我鹿盧劍盡我金錯囊但得心所歡何必重煩傷四解日月昭昭寢以䁾芝車雲馬從安期日月昭昭寢以䁾芝車雲馬從安期五解人生一世間辟瓶居井眉俛仰中貴人但爲所鄙媸

東門行

出東門勿言歸念平生涕霑頤但奉一囊粟還從丞相來借車一解邑邑饑欲死妻子環舍啼丈夫不自激卬廼反困厄泣牛衣二解泣牛衣上媿舍人狗監下顧此三尺侏儒牧羊小吏皆爲三公挾劍束書且何之三解牧羊小吏皆爲三公挾劍束書且何之西用不能報罷反乎覆曷來歸四解

出東門勿言歸念平生涕交頤但奉一囊粟米還從丞相來借車邑
邑饑欲死妻子涕決啼丈夫不自激卬廻反困厄臥牛衣上娓舍人
狗監下顧此三尺侏儒吾非西用不能馬首欲東不可久居

順東西門行

鴛飛龍望天庭相期汗漫遊太清過閶闔息增城桑田滄海籌已盈
歲未暮時聿征思挽六螭轡暫停御玉俎設蘭珍命我同儔呼友生
巴嫗彈楚女箏飲酒喧笑樂無呈

前緩聲歌

山上之池必有海中之島人非木石安能壽考蓬萊方丈學儒何不
蚤因復思地上之星當必有天上之河夸父逐日不能廻魯元之戈
長笛續短笛悲吟客子乘槎其謂何

秋胡行

衣服者仁義儒先不足言被服者仁義儒先不足言苟卿再傳詩書
燒燔向歆異術馬鄭紛然矧惟東觀聚訟曷有當於聖賢歌以言之
儒先不足言

大雅久不作吾意薄風騷大雅久不作吾意薄風騷美人芳草左徒
詛高賈馬孤憤亦復人豪若惟彫蟲篆刻又胡爲舌撟尾尻歌以言
之吾意薄風騷

古兩頭纖纖歌

兩頭纖纖路岐哭半白半黑子上局腷膊膊鳥啄木磊磊落落水
中玉

兩頭纖纖鵲爲橋半白半黑秋雲飄腷腷膊膊喑麟炮磊磊落落驕
王喬

兩頭纖纖雁橫天半白半黑月上弦腷腷膊膊烏羽遷磊磊落落儡

客還

兩頭纖纖舴艋舟半白半黑涇渭流腷腷膞膞鳥鼠逑磊磊落落山澤遊

舞媚娘

家住長干橫河妙舞主家陽阿無端趙李經過上客田竇來多望若神山嵯峨杳如洛妃凌波巧笑萬端猗儺騰觚千丈軿羅衆工稱賞婆娑飲者朱顏微酡

行路難 舟中作

君不見東方朔三度見桃花君不見安期子食棗如食瓜世間學僊亦有命不如得錢付酒家東陌主人富百萬親串不肯留一飯一朝論死咸陽市牽衣頓足復誰怨西頭狂生食無粟妻子夜夜牛衣哭但得濁酒滿一壺何論悲絲與哀竹我今爲歌行路難勸君且盡杯中醁人生萬事貴知足何苦東西南北徒僕僕

樂府變

桐塢引

桐塢引者孫子哭其友人大行陸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死於桐塢有宿草矣孫子過憩於此三日三夜彷徨山澤靡有止所於是援琴以寫斯曲焉

朅來深林兮谿谷巃嵸糺木輪囷兮百卉蒙茸薄寒之中人兮罔知西東何辜皇天兮涕泗霑胸

登山椒兮長歌泝流水兮曾波水澹澹兮山嵯峨我思君兮不見君思我兮若何憯悽兮恍忽若交手兮婆娑

招搖歌

若有人兮河之干衣紫芝兮被木難撫長劒兮沃若鳴玉玦兮珊珊

飲朝霞兮餐沆瀣俯視塵土兮滌洗瀾望北斗以敷辭拜勾陳兮帝
垣顧閽人之不我拒兮導侍從以星官龍雀蜿延兮虎豹斌斕虹蜺
冉冉兮格澤瑳瑳穆將愉兮上帝賜儛藥兮琅玕生羽毛兮嬋娟佩
明星兮翩僊願棄垢濁而長辭兮終逍遙乎玉京以盤桓

稽山辭

稽山水何淙淙有王子死其下節義無雙一解
稽山土何崔崔有潘子荷鍤負陶謂諸父老埋我我義不得活二解
賢哉賢哉劉與祁二大夫王與潘兩布衣累世未嘗聞之傳之後世
其永有辭三解

孫宇台集卷三十二

五言古

公讌詩小引

擬鄴中體易爾公讌則難蓋諸子代爲一製則不免混同若
用事附麗爲公幹必言眡甄爲仲宣或及製佩孔璋之典檄
愈疾元瑜之刻伎鼓琴見之味語非其質矣余以暇日意欲
揚確大指而採掇風流夫亦不知諸子之許我也

文帝

鳴笳出西苑逍遥芙蓉池潘魚何泱瀁鳳翼集高枝明月照華茜羽
爵飛參差侍者陳樂方君子奮新辭彈箏吹長笛愴然使心悲高譚
薄蒼天酣飲不知疲今日樂相樂松喬何可爲百年分長保千秋以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鑒菴

爲期

子建

凉風飄飛閣冠蓋集西園翩翩我公子座客竟長筵宜城兼綠醴肴核溢琅玕齊鄭進奸昌西秦舞折盤雲高露凝璣輕輦隨長川玅說縱橫陳飛翰各成篇北斗漸闌干四座咸萬年主人敢高義吐喔尚懷慾取樂盡今日不醉復何言

仲宣

浮雲散高岑朗月依石梁百卉鬱繽紛朱綠被方塘清時良宴會置酒君子堂絃管度曲起極醉樂未央嘗思在漢濱搴衽前奉觴幸得奮薄身樂土以翺翔巍巍西伯業奕世垂芬芳願同負鼎者駑鈍誠可傷

孔璋

夙昔滯河北文章邈同儔高會在大國攬衣起從遊石杠控清漳回淵望高丘丹轂隨波移雅音陳九秋蘭肴雜玉俎羽巵縱橫流皇宰揚仁風不樂又何求亂離少息宴慷慨以悠悠詞賦豈不嫺典檄若雲浮寧當格鬬死飽德傾千卣

公幹

迢迢金鳳臺離離元武苑白露下中庭凉風起長阪相與夜行遊容接承華輦朱草夾路生方塘被菡萏翔鵾過我前飛鳧隨風轉公子叙憂勤情好何繾綣廣樂方槽響綠醽傳金銑華鐙耀中闈四座盡沉湎回回領簿書嘗恐不能免盛會古未聞中情豈不展驪駒揚塵埃歡悅安能返

偉長

步出西掖垣幹在西省遨遊鄴塘隅層臺何嵯峨鴛鴦浴清池三五方縱

橫清風與雲披歌聲激流水嬌舞紛纖纚伊余蓬室士外物非所期
公子勤令德慊慊顧細微酒酣中席起小臣有悲思雅志在濮梁初
服反所宜

元瑜

百川赴大海蟲獸尊麒麟士人投知已輸力於明君優遊承嘉飫國
士罔比倫時從我公子飛蓋接後塵南皮快夙昔河曲鬱高旻交谷
對虎澗三臺復嶙峋秉燭乘夜遊悲笳薄青雲翩翩馳柔翰各各奏
高文傳告後代人它人非所親

德璉

燕雀故翻飛鴻鵠一何哀悲鳴在雲中飄搖萬里來東西數反顧南
北幾徘徊亂離嘗苦多中情何繇諧雲雨感神龍大國盛奇材伸眉
就公子存慰動人懷簡珠出沙石煌煌上玉臺懽情無紀極絲管問
行梧黽勉賦新詩報德以何階

擬古詩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結髮從良人一心誓生死不悟蚤離別遠
去萬餘里屏營獨處室彈琴爲變徵聲響青冥上聞者淚不止願隨
雙黃鵠酸惻至君耳

盈盈河上柳元蟬鳴其側招搖西北指蟀蟋連東壁彼美美機杼夜
夜不得息非爲織作勤空牀難覛覛良人十載餘淚漬何時滅欲寄
相思字鴻鴈渺天末仰眡關山月彼此俱察識

河水有東流弱水復西逝言從崑崙居道遠不得濟思駕雙飛龍雲
端結深契僊者縿纚裘侍女阿墮髻天路洵云樂念非塵客稅思還
故里居蓬丘掛蘿薜炊我雕胡飰整我芙容製俛仰有餘姿行歌以
遐裔

洛陽有廣術鬱鬱王侯居流泉窮地脉阿閣與天齊高名崔與杜奔走府中趨一朝失津要賓客曠星希宮室爲灰燼旅葵生階除諒無金石固貴戚焉所依行與二三子酌酒烹枯魚

題張卿子隱居

東城何逶迤樹木紛扶蘇中有賢人室綠水遶前除門外多車轍室主人誰其人乃爲儒伏郎無恒軌嚴鄭有先驅願得聆謦咳執手日中睢圖書草木皆秀色僮僕鮮嗟吁客至感心醉朋來結相於借問躊躇

題周生大赤小像

余鄰居周生靜者也家甚貧喜圖畫意嘗泊如自爲羲黃上人忽焉出小幀欲余題像因爲賦此生無子將藉此不朽然余實甚愧矣

山木亦萋萋山雲亦冉冉靜者惟周生薛蘿時在眼頡頏河上侶吾道不終殄寧執子雲戟遑賣景略奁圖盡遍五嶽譚元窮四本濁酒時數巡素書兩三卷非徒毛髮古亦是性情遠伊余寡約結與子何悃悃舉目眺幽姿賞心惟沉湎八月叢桂發庶以同偃蹇

嚴忍公先生以先高祖給諫公武林勝遊遺刻見惠

伊昔全盛時雲山鬱崔巍林下五六公鼓吹多遐裔朝搴南山雲夕濯西湖枻吾祖實創興群儔皆遠勢至今思明德風流猶未替賤子生末流景仰徒雪涕況在回祿餘遺笥渾如薙先生遺此卷其重比千鎰梓澤不足言蘭亭事可繼采采薛荔衣盈盈芙蓉製祇哉念勿忘并以望二惠爲子粲子觀

七哀詩

汎汎長江水合沓幾千里我行南山下哀情訴江汜路有陳死人膏

肉委螻蟻所餘惟枯骨尚復見髮齒舉手執馬箠問是何名氏髑髏
起與語君言一何鄙丈夫誓許國大義同日死不念死者苦但念生
者耻我心正鬱結聞此髮上指撫劍西北望淚下不可止
涼風起天末憂思正徘徊中原多喪亂化爲狼與豺王孫盡蒭蕘
女委青苔吾聞南山材都摧爲薪柴帶劍上園陵祠廟鬱草萊矯首
桃葉渡瞻望黃金臺煌煌帝京闕黍離誠悲哀
遺迹遠城市徘徊在中谷惠風被原疇芳草萋以綠冷冷澗上水鬱
鬱園中木我行澹忘歸賞心協幽獨且與二三子羽觴效前躅無以
梁生歌將同許伯哭白雲自遶迤鳴禽來林陸俛仰宇宙間與世亦
何逐
春遊良可歡況復與俗遠南山來積翠青青被長阪野人話農桑飲
酒勸餐飯相對欲忘言停雲日已晚嗟予謝天伐知故從此損何必
華林遊即此桃源返
過劉氏別業
太丘擅道望扶風稱儒林卓哉珪璋質清塵冠古今德與山俱遠意
與水更深結廬在湖外室中唯鳴琴我來拜床下時聞瑤華音惠風
何優渥清談足披襟信知道德茂豈徒簪纓森贈言媿鄙陋匪敢代
兼金
寄太歲堂禪師
隔歲接元論霏雪大如席忽逢孟秋至火旻光流鑠回思掐提遊宿
心邈如昨唯師誕降辰羣詰從遐迹約支公監義高平叔揮麈落我獨
嘆遠道河流阻參錯德音違幽期彌天渺林薄三幡似有無四途罔
垠墝願得照情愫音塵飛瑩魄
懷蔣亭彥

與子別湖曲倏焉已一載抱痾爾夷猶獨處余掩涕嫋嫋秋風過惻
惻蟬聲厲寂寂處一室思與賞心契梁生懷高恢叔皮念尹季況復
歲寒交良會不可繼感德慮多睽識來情未替洞庭空崩波五湖好
咨爾各厲明發心及爾同休慼

同徐蘭生汪魏美張秦亭宿溪巢作

朝墩行山寺既夕遂留斯野徑莽回互賞心此棲運流水聲潺湲奔
湍無窮時石磴渡淺瀨枯藤懸高枝白雲欻聚散羣峰遙參差竹樹
還森密天地互蔽虧吾與二三子登涉未爲疲歡此幽居處逸性適
所宜豈復區中緣逝與情將移欣懷不能已聊用裁此詩

齋中懷徐蘭生汪魏美

春至已一日瑟泪餘冬氣潺潺雨不止泛泛花覆地憂來固無方自
喜爲世棄我有同心友寂寞寄古寺高視雲霞開藏身蒹葭蔽安得
一巵酒時與賞心慼獨處時奮飛因之勞夢寐

辛卯秋九月陳脩倩贈詩五章率爾作答

長子孫皆是母辛勑振裘必挈領祀河先惡池誦子贈篇章豈敢忘
斯須
我之高祖母自爾老皇姑相攸配吾祖攻苦嘗卒瘏生世乃艱戹蚤
年赴黃壚吾祖官青瑣以至田園居念此糟糠苦畢世嘗嗟吁及今
首窮經術五鹿可折角東觀當重席懸鶉原憲貧歌聲出金石晚年
膺華秩庶見稽古力喜爾賢兄弟黽勉以無斁
無斁在家學忠孝理益顯亂離當末流大節豈靦忽飲羽石梁豁投
袂漸江汚寧爲正則沉不作褚生面哀哉一孤兒餔糜以偃蹇
偃蹇期勿渝采菽名所居三人務同心一粒諒有餘寄書與地下節

義不忍辜浮雲依吾室明月入吾廬一門飽經義不願爲世儒
世儒羞貧賤而我視飇塵以子當盛年況復賦相如大節苟不虧乞
食又何云子亮我轗軻吾知子苦辛貶道誠昧稚通識鑒沉淪勗哉
期終始重湖細論文

贈徐孝先

浩渺元精理廻璧人間世達者於此間豁然開蒙蔽徐子古逸民賦
性愛奇異遭時遘險艱叫號蒼梧帝身托谷口隱辭擬楚臣製山澤
有良遊雲霞紛澄霽閒居時把臂高情托末契慨慷眠前路存歿皆
酸鼻且曠域外觀濠梁莊與惠

贈陸儇胡

劉氏傳逸民傳者七十二非是甘枯稿亦或狗聲利所以漢魏來斯
事邈難繼吾子遺忠引珪璋挺蕙質況復當稚齡獨秀縕高義身奉
介山親心切王褒忌博識窮二酉學貫天人秘虎狼不敢前魑魅
無地吹寥秋氣高凜冽霜雪翼團封蒼莨青杳窅松栢翠天地浩無
情神理終有寄一門賢伯叔芳名紛蘭蕙忝竊辱交友相見輒心醉
子同狂接輿吾老窮荷賁

送萬年少還隰西五首

昔我思美人淮南桂之樹桂樹何攀翻美人豈遲暮卜築成幽居雲
巖得緩步長伴漁樵人賞心在吾素
薄遊漸江湄暗我澄湖陰宿昔望容儀今者見君心道情祛鄙吝清
言如鳴琴下足感遥魚上能動微禽
良遊不恒遇況復陶嘉月交交黃鳥鳴馥馥蘭薰發如何歲寒心相
見即爲別促管起悲端中腸已如結
凌晨欲送君終席更徘徊搴衣起從之大潮崩若雷君諒不得停且

復盡金杯恨無雙玉案以叙平生懷
浮雲去江南行飇泝江北南北豈殊途蘭氣同蕭索唯還蔣生徑爲
返衆桑宅願得嗣徽音瑤華慰離析

銅仁二烈婦詩

王風日已遠寇盜何充斥遥遥夜郎城人民無安宅在昔食舊德餘
化猶未歇賢哉二女子慷慨秉高節大婦未三十立志在典册小婦
方二八亦復傲霜雪賊至不屏營引刀無惻惕人莫不有死臨死難
引決明君適毳幔才人嫁養卒何如盧家婦之死無隕越銅水清且
漪銅山峯以兀皎皎二烈婦千古永不滅

贈王聖翼

蟋蟀鳴西堂零露凋秋草聿聿歲將暮惻惻心如擣唯此世外友令
我開懷抱空食此三載羣兒何緜造匪曰人師難嘆君殊古道佳醴
足娛懷素書恣幽討叢桂與芳蘭秋風何嫋嫋榮名非所惜仁義以
爲寶他年事耦耕結伴山之島

酬潘美含

燕雀自言好罔知側天步桃李自成蹊不知歷歲暮小人有偷心君
子務遠度小人常自喜君子常自苦卓哉有潘生大節屬往古得仁
又何怨前修之所處九州焉所如四海罔投足僥彼嚴鄭徒庶與黃
虞伍安得日携手躊躇推情愫申章有悲心久交益存故

際叔還舊居

夙昔敦同好有如驂服俱君在大道東家居城西隅一日往返數不
知主客殊欵焉逢世難離別在須臾關河極目中吾屬何嗟吁若卒
屢奔波歲月無歡娛得喪不足異君令返舊廬堦下草還沒庭前桂
有無一枝可棲息不樂又焉如

題顧茂倫濯足圖

顧子青雲姿雅志在丘壑抗身服大義好修非慕爵披襟思遨遊山川興自屬春風吹蘿巾植杖登高閣亭亭泫露松渺渺入雲鶴俯仰適所懷聊憩望川瀑濯足深波中週流河汩汩信彼商山老采芝未寂寞

送柴虎臣遊燕

昔年歌雲漢今茲愁淫雨粟蠱麥飛蛾竈沉魚在釜我留不得生子行豈樂土吁嗟昭王臺莽然如菅楚易水既蕭瑟荊高復何處吟爲楚人辭裁成京邑緒庶幾崇明德非徒苦羈旅遙遙遠征軸脉脉予處所臨岐勿惆悵但望音塵數

二子詩

漢南王山長岱

王生嶔嵜人炳靈在江漢少小好服奇精心美柔翰亦既舉孝廉遊時當險難慷慨賦從軍時危屢奔竄閒遊公卿間神情何消散不惜黃金盡山川恣遊玩相見輒心醉世人徒謗訕飲酒苦不多中情從此見數聆亂離語使我再三嘆

北平李子受益陽

李生實貴胄雅志在儒素立身比珪璋出言同韶濩當時好奇節曼容秉高步我思燕昭臺賢豪之所聚路遠莫能致思心徒企慕忽乎子南征一見披情愫與客傾金罇夜飲至朝露若在燕市傍疑與酒人晤不久賦別離傷懷淚如雨願爲雙黃鵠翺翔同天路

中州李烈婦

矯矯女君子華華彤管編楚妃死漸臺宋姬用火燔杞婦哭城頹高行刑耳全捐軀豈爲易大節務獨完賢哉李夫人之死胡凜然結髮

事君子崎嶇走艱關所歡良不偶胡能視人間玉瑟既以斷素絲亦
輟彈下視出腹子上顧滄浪天慷慨念故雄安得不棄捐人生各有
志秉節誠獨難諒知殺身劇矢心得所安生爲賢女則死爲烈士嘆
我作哀鴻曲千古永勿諠

三子詩

胡旅堂介

胡生江海人立志渺天末軀幹雖不長骨相殊碑砎越地大男子何
知此偉節見其驚人句然後廼結舌于我復何有兒曹徒滅沒横歷
五諸侯言辭吐滇渤揮手謝時人吾從灞陵訣年荒鮮市藥況復愁
蹭蹬家人十數輩嗷嗷不得活天道夫如何浩歌送日月

陸幸齋嘉淑

束髮爲儒者厭與儒者儔生平不飲酒喜與酒人遊黃金緣手盡大
半付糟丘前年祝融災火焚藏書樓去歲旱魃虐田無粒米收下筆
蛟龍走一劍只蒯緱小儒或咋舌君且笑王侯人生能幾何秉燭夜
行遊珊瑚拂釣竿壺綸三石頭

高雲客兆

皇甫傳高士楚國笑兩龔君今續其書刪削效孔公淵明與弘景千
載仰高風以彼五斗迹兼之萬乘隆去不復道棄置如轉蓬作者
百三十後來誰爲雄我本無一長欲効石戶農君與古人齊高蹈如
冥鴻未知執手後夢寐時相通送子漸江口飲掛嵯峨弓

與諸鏖倩

我友志節士夙昔同所秉婆娑二十載忽值知非境素書唯一卷良
田有二頃引領望古賢高躅自張邴兒子事筆硯老母奉深井雅志
雖不遂芳名於此永共鈞三石頭長嘯東山嶺俛視世間人蕩蕩空

中影持謝諸少年勿復來相騁

送張祖望之燕

脉脉楊柳垂翦翦梨花白顧景攬余思悠哉遠行客飛鳥相徘徊浮雲依馬策欲行不能行相對淚沾臆一與子同一身今已二十春被服仁與義趨軌唯先民膠漆焉所如何嘗隔數晨遠道三千里邈若參商辰子懷良不開我志唯苦辛二迨遁萬里路歸然燕臺側悽愴賦七哀憂心不可愷易水流浩浩荆高人已沒遥憶千載下此意良石交高義與雲齊滴淚從此去諒不久睽違世事難逆料滔蕩嬰憂危惴惴如集木君子福所綏我聞顏路言可爲良友規四

忘形廿餘載何曾暫相違偃蹇西山麓同居郭北陂子貧眞落魄吾

同郭隗入洛比陸機臨岐洞梁上仰視浮雲飛願言最令德慰我思朝饑

贈岳衡山先生舊杭州太守

越水承嘉惠風流嗣冀伋於今二十載慕思如勿克道旁稚子碑父老時佇立解龜當世屯羌人吹篴簨閉戸惟著書種田多樹林何處隩重華自老西山逸惠然適茲土人人喜顏色撫今憶疇曩慨感曷有極顧已樗散資優渥厭明德申章聊致辭竊自野田畯

西湖舟中與漢陽王懷人亦世

九月桑葉落寒水滌塵煩俛仰若空際曠然閒心魂二子雙飛龍欵曲洲渚言鷗鳥宿蒼葦游魚泛芳蓀婆娑湖中沚周游湖上軒看來殊樸簌攬境疊清尊古歡於茲集矧復吾道存情感均存歿興至忘

朝昏良會不復久商歌與誰論

姜眞源集南北同人湖舫讌會

春日佳遊遊舒遲蕩平陸君子爲高會華舫泝湖曲芊眠堤上柳綽約水中鶩新聲比淥水嬋娟美如玉嘉肴充圓方金罇不辭數閒情解鬱陶駘蕩肆春目回思擾攘時茲會渺前屬羣賢飛柔翰瓊藻映湖淥千載蘭亭遊此焉繼芳躅信美各抽思短篇聊自勗

粤東屈子一靈乞爲其母夫人壽詩

桂嶺鬱峩峩灘川水悠悠中有賢聖士遺迹在九州生非黃虞世慷慨徒離憂薄遊來吳越靈修指滄洲自言有兩母高行無匹仇三雛皆成立故雄淚未休我欲拜堂下山川阻以修聊歌述彤管因風進兒觫

文燈巖先生來自江右陸儐胡與其伯麗京叔梯霞左城觴於湖上余與龔仲震嚴子問子粲及兄嘉客同集

先生南州望何異瓊樹枝離此若隔世神明未云疲開函詠新賞質古訪舊疑東風搖穠花楊柳垂青絲飛鳧戲中沚閒雲依山陲先生顧此樂中座起徘徊我輩尚聚首佳人無還期謂陸鯤庭吳去非也且置勿復道重華渺難追

哀吳威卿有小引

威卿名鷹故人吳錦雯之子年少負奇才錦雯爲吳中司理戊戌春招余於署中未及一月見威卿讀書賦詩又能理煩劇以佐其尊人嘆息久之已錦雯不得意於貴人又病遂去官威卿觸熱數千里往來救父卒死于秦淮哀哉之子實稱純孝甲辰余以吳瑤如太守之請館於府署與司理之垣僅一間耳而追憶舊遊邈在天末遂成斯篇

明月下庭除攬衣起踟躕嘆息吳生逝倏已五稔餘吳生賢父子與衆蚤懸殊方在能言際家禽足夸譽十三富文史十五比璠璵賢豪大父行歛手來相於父友八九人咸呼小友俱童烏何足數凌厲賦子虛乃父李吳郡清操過懸魚貝錦實有口豈能辨寃誣痛慘廹中腸竟欲廢餔糜緹縈小女子矧我烈丈夫觸熱數千里奔波在道途以是遂不起天實喪吾徒父母腸欲絕良朋皆號呼有妻欲從死有子方呱呱（妻爲吾甥女子方初生）吞聲此長恨歲月忽已徂面上生春草槥下走鼯鼪人誰無死亡至性又焉如我今來吳苑山陽痛只且哀彼古孝子隔垣寧可呼潘翁即長夜柴子滯西湖（謂潘爾瞻柴虎臣皆同時在署中）人生苦離別視此若須臾南斗忽闌干悲風生四隅脉脉無可語淚下如綆縻

覽會稽張子威集有感

投足欲向人周旋寧作我撫茲壯士懷所適無一可西上太行車南鼓瀟湘舵祇是走逡逡不堪愁夥夥荆棘上參天坤軸燒鬼穴下士滿柳揄誰能譚炙輠人事有翻覆天道寧偏頗吾將學松喬鸞凰翳道左金堂石室間此或是君座

寄贈錢武山

蚤謝區中緣栖遲林端杪谷口同幽趣墻東森夭矯美人青玉案公子滄江棹嘆此世茫茫眷焉心悄悄開徑唯求羊深情寄魚鳥佳氣生春條含貞托秋篠閉戶秋園深俯視衆山小南呂方中律兩峯蔚窈窕甲子數東皇圓魄又西眺君子性貞堅高蹈出塵表進酒歌一曲豈曰協律少溔溔水一方脉脉雲天曉

題楚僧拾殘手卷

相見未幾時正值山櫻赤俄然愁滄波倏忽岸葦白我無黃精草曷

慰遠行客月出洞庭上照見天邊驛金橘皎流霜黃花依石壁離思
東南飛愁心天地窄望望南嶽雲渺渺湖中蓆吁嘆古先生何處烟
霞宅

寓姑蘇送沈儆聲還檇李

天風吹枯桑烏啼棄樹旁薄言送我友揮涕霑衣裳與君俱作客相
望數晨夕君行我尚留自傷無羽翮誰識蛾眉好離愁以終老同心
而分手惜此陌上艸遊梁既已非依劉亦枉然還家呼稚子餔糜吸
寒泉床頭數卷書室中三尺劍開卷自怡悅撫劍光凌亂屠生既物
化俞子與何如何時一罇酒與君暫躊躇

吳志伊以所注山海經見示

束晳能稽古劉杳稱博物惟古之雅人幽隱罔有失流觀伯益紀上
古多荒忽中壘說貳負斯義如皦日吾友有吳子學富無有匹粟不
滿一囊書藏盈萬袠暇日爲箋疏貫穿復綴述禹鼎所不載齊諧當
結舌把翫無朝昏霜寒破蕭瑟

送顧且菴北行

疏邨有高蹤閉居恣幽獨蒐裘結願圃三徑饒本竹自謂與世殊風
情高肅穆夏日桃筆涼冬煖桑落熟露頂長松下醉歌唐堯曲緬邈
東山姿當世相徵逐利濟兼物性亦兔著生哭徵書下雲霄從者脂
車軸棲遲不忍言霜鐘飄落木出處本無殊古今同一宿功成蚤拂
衣滄州下鷗鷺

與同里倪公介

旅食愁奔役家居苦閭寂躊躇得所歡素心數晨夕流覽春草生盤
桓秋園碧筆墨更殊妙超軼闔曹迹庶幾東吳精自是西蜀客濁醪
析妙理清言耿疇昔奈何賦臨岐駕車復遠適君去何時歸予窮日

慘戚握手嘆交情分飛慙遠翮行雲不得停抱書以覛覛

張宗緒往舊京

悠悠歲月徂盈盈此長夏聞君往舊京蕭蕭鳴班馬野人爲躊躇聊以薦杯酌君言豈得意父死委蒼莽含淚出門去一身如土苴告君且勿嘆壯士亦塵鞅京國多貴遊子辨如炙輈秦淮水悠悠遑念知音寡但願勿滯遙相期林皐下三石恣佃漁五湖可來往歸驂無緩轍未爲企心賞

懷陸景宣沈甸華客粤東未歸

采采蘼蕪草浮雲迷遠道道遠且淺隹人渺何依二子在廣南明珠揚光輝倏忽踰兩紀何時當來歸不得見何以抒懷抱

懷蕭江毛大可會稽錢去病

古與今相禪作者復誰是毛生所箋詩蕭灑空壁壘著作多菁藻芙蓉汎江汜錢子謫僊才寒空蹴秋水所歌行路難鮑照不足哆起蓼復誰望吁嗟乎二子其他搖哇徒秋蟲過人耳江上水悠悠二子繫余愁欲鼓山陰棹山川未阻修

宙合自京師歸又有七閩之行兩老人不舍爲作是詩

北輪猶未息又復爲南征棲遲無稅駕何時得暫停非不知愛日其如憂患并憶昔少年日子隨父往閩余時始爲詩寵子以南行倏忽三十載父子白髮盈窮老多搶攘何以慰歡情但願蚤歸來追隨曳杖聲濁酒烹枯魚至樂在家庭竊慕躬耕者胼胝有餘榮胡爲風塵走窮年以憂營

王于一猷定客死湖上同查伊璜嚴子問陸景宣視其棺斂棺木子問所贈也

人壽非金石達者無不可鬼伯相催促性命等石火吁嗟乎王子文章仿遷左乞食干津要畢命此湖舵喪無子姓主哀無緦麻大友生兩三人飯含陳果蓏一棺華貍首旟旐繞車軻吾知子生平魂魄當婀娜無爲楚老嘆膏焚徒瑣瑣

孫宇台集卷三十三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鑒庵

五言古

紀行十首

武林蚤發

荏苒過半百生理益顛躓我友廹吏檄不得遂高節相攜作遠行放棹殊倉卒阿爺撲被悲室內嬌女泣慈親殯在堂幾番情嗚咽朝出東郭門暮就吳兒汰悲酸中夜起長途眇天末

江都

昔年至江都容與瓊花下兩人同賦詩高和豈爲寡丁酉同錦雯寓瓊花觀今年至江都捨舟來走馬病馬如絆牆何用鞭箠假訪古廿四橋莽然盡荒野石梁四三處疑似不能捨我有萬古愁念此何爲者忽起故

鄉思傷懷淚盈把晚宿甘泉山濁酒聊用寫

盱眙

昔聞欽誰鑿阻錯盤巖崎荒草翳都梁楊柳蔽長圍我聞大禹時渦洄日支祈鎖此龜山淵千載不敢窺李湯何爲者羣牛曳出之鎖末一青獸引鎖牛亦隨孔公不語怪此事無乃奇鳥絕江雲帆掛楚天低飽聞途路艱惴惴不自持

泗州

欹鞍過浮梁淮流浩湖湃堰水築長堤前志稱鄧艾我在塘上行心驚飛鳥外楚宋齊魯衝江海皆襟帶望望風雨陵荒榛蔽幽燧理數固自然前途卽豐沛

南徐

南徐舊彭城四山青濛濛笑彼沐猴者悵然榛蕪中灘水流至今楚漢爲誰雄雍門琴罷彈延陵劍已空高墳壘壘者孰爲徐君封流水數十丈言是呂梁洪披髮徒跣足有何狂老公我欲聽箜篌白楊生悲風

商丘

南徐行兩日云是商丘道此亦闕伯墟平疇鬱茂草蓁焉不能前棲遲恣幽討地蒸水益沸風起花如掃聞古梁宋郊詩人勿草草木蘭代父征此事千古少我欲問此村日落桑榆杪

亂石河

離家千餘里曠觀此西山非爲愛西山愛此青瑯玕嵌寶蓮花窟嶔崎虎豹攢拄策泝江淮惟見陌與阡何來覩亂石錯落溝塍間突兀殊趣人鑱刻豈自天形質紛碎細亦足歡旅顏下馬問故老云是神所鞭造化太無端何爲置平田自古四戰地壁壘其有焉

開州

雞鳴辭東明晚日到開州狂飈吹驟雨通衢可行舟我馬苦躑躅我服成楚囚旅店進野酎聊用解繁憂酒後再三嘆懷古不能休地即澶淵舊人有寇相不棄置勿復道北斗掛城頭

成安

莽莽徂征途行已抵河北不聞悲歌士乃遇江南客客言作尉久灾傷猶夙昔去歲水浸城官舍鼃黽塞今夏水復作麥秋轉蕭瑟俄頃進盤飧野店歡顏色嗟此乾矦地禂父蒙茸泣成敗雖自天童心實招慝勞人多遠愁在羈益念德明發感懷抱呼天悲罔極

和陽

西望望太行東望望大陸澧水漾清沙潺湲悅人目之子彈鳴琴中心返初服堂前部領煩室內展書讀古槐鬱虬枝千尺層雲矗蚤聞羣鵲喧夕眡飛鴉宿忽乎吾將行脂車告爾僕

南和四先生詩

四先生者宋相國璟侯尚書泰皆產於南和者也李北海邕元魯山德秀李爲南和令元爲南和尉皆吏於南和者也已酉夏五從友人錦雯吳子來此署中感今傷古情不能已乃作南和四先生詩

宋相國璟

唐世有偉人微公吾安仰於河爲砥柱在嶽實華掌女媧蕩天維二豎奸竊攘矯矯厲風節氣薄蒼旻上黃圖振頹綱青海放天仗甌亂固無垠釁逆不一狀既喪呂祿膽復撤蓋主鞅吁嗟唐社稷賴得終肸蠁來此風謖謖英標猶疇曩澧水流湯湯太行色莽莽公乎在清昊爲余一慨慷

侯尚書泰

高皇甫定鼎文孫乃搆患革除屬天意燕師若奔電景隆小竪子盛庸徒逋竄尚書國之重東土總征繕再出又無功血濺未央殿妻子已論死大節自旦旦我來和陽邑景此芳風扇荒墳不復存故宅眇難盻潸然爲出涕俛仰同黃練

李北海邕

卓犖一代才孰如李北海雄文無貴仕直節屢危殆姚張賢宰相貝錦成欺詒何況林甫奸辱死寧有悔哲人貴知幾君胡終自浼五王誅滅時天地方崩駭即日宜掛冠曷就南和宰（邕以善張柬之出爲南和宰）賄非陳子公寃甚屈湘壘許昌一男子芳名同蘭茝我欲泝悲風浮雲鬱靉靆

元魯山德秀

大夫性至孝負母抵京師母死無遺命六十不娶妻湩流乳兄子此事千古奇當其尉南和惠政溢四維賢人爲卑官母乃時事非元宗酺東都聲樂競侈靡聯袂歌于蔿塊獨獻箴規太守雖被黜魯山無榮施歲滿柴車去高風夷惠披惜此無祠廟至行倘能追

王山長過南和以全集見惠

昔子過西湖冉冉芙容露今子至南和凉風凋野樹契濶近廿載顏色猶如故騷人已長逝彼美猶遲暮苜蓿老鄭虔性情無由吐主人官落拓何以布心愫執手兩分袂詄宕不得住別後誦高文矯首燕趙路

臺庄阻風憶舊寄二子孝楨孝栴

我生神廟末皇綱未衰歇改歲當涒灘蹇值橋山泣儲君已重光天祚止匝月文孫嗣神器一年甫三易辛酉吳越災鳥鳴方譆出闔城

四十里半化爲瓦礫累世節孝居愍不遺短梲骨肉無處所流離焉所說上有皇曾妣遘厲遭隕越呱呱予兄弟襁褓淚頻滴六歲就外傅皇祖喜岐嶷忽然上蜀道牽衣繞雙膝三載祖歸來五經甫呫嗶歲時娛伏臘每喜動顏色是時閹宦除宇宙猶重闢一家所屬望庶子我成立舞象能文章十五驚同列長者大父行所至皆掃席箋疏與詩賦弱冠略忝竊屢歲水旱荒家道益偪側斗米至千錢舉室何由活勉强爲人師舌耕代田畷朋儔十數輩漸喜豐羽翮湖上衣裳紵紛僑肸皇母設帨辰嘉賓塡城闕衆謂太丘門交遊聲嘖嘖踰年遭擯放撫躬自怵惕禍連皇祖妣奄忽俱殂歿兩親身毀瘠所存僅雞骨薄田急租稅喪荒杳難述銅馬搔楚蜀殃阬連京闕二祖基傾覆天子死社稷皇天禍宗周滄桑當撐突儕輩差脂韋磊落尚志節死者王蠋哀生亦吳市卒顧予獨何人厲志豈薄劣江介無安流河壖有鳴鏑携孥避城堈倉卒野田陌三朝無餘糧九日有并食是時西陵道戰塲紛騷屑白骨蔽郊原旨膏潤野薄烏鳶繞喙爭虎狼豪欲奪憫余爲惻愴掩骼高罍嶵江潮鬱崩雷松栢多蕭瑟聿余實轗軻一廛又遷捽五奔無定居妻孥驚分拆高曾滯淺土辛苦覓舊穴約略十三棺窀穸一時畢吾父蓼莪哀中情實崩廹大孝惟終身雙眸底晦蝕余罪宜顯戮憂患何時釋先時育男女顛擠俱夭折天祐我後嗣生楨甫三十三年又生栴老親喜貽厥窮年愁饑寒穿窬又充斥艱難營一居湫隘況漏濕命也可如何敢不益努力勉焉教弟子束修以組織非曰北郭隱庶幾南唐室諸生紛來遊英髦滿棖闑所愁苛政猛產入無從給既愧爲人子無以供旨腊又愧爲人父終朝啼啞啞非爲事干謁亦豈學孔突文舉曾詣府孺子固下榻猶是爲人師亦惟稽古力慘將愛日誠晨昏曠子職兩兒憐失教田

畝益荒塞俄頃失所恃擗踊悲罔極匍匐誰告哀貧乏但一轍良友
爲北征將余同行役覛覛故人情匹敵猶子戚柰何期月間生死又
永訣在彼命淪喪在我遇蹇劣楊生岐路悲阮籍窮途戚經理身後
事當官殊牽掣荏苒踰歲時方同旅襯發來時華桃李經年天霜雪
臨清至阿城上水已半月濟寧下河決漫漶黿鼉窟何處辨牛馬不
得分阡陌十日五逆風榜人長嘆息老父衣裳單慈殯庭閬寂妻子
室屢空何由度日夕馮夷太不仁行艫猶埒劣憂來能傷人轉恐虞
淵促曩時肝膈友大半長夜寂停舟無可語假寐心悽惻喟焉憶平
生涕長如一尺援筆寫此辭庶使兒曹識明發泝高曾從未有失德
惟予寡神智昧昧叢過慝蓋愆望爾輩黽勉厲儒術

十一月十九日清河至天妃閘

氷雪阻黃河緒風錯垠鍔十日白洋渠連朝清河壑維笮繫沙汭鷺
飛渺漠漠紛吾愁津梁天意轉悽惻忽焉霧四塞澒洞彌日夕漸次
天妃口同時萬檣集風飈霰雪紛倏視楚山碧蚤起過閘河寒威迫
凜冽往時閘上下鑱絕過百尺自從河決後高下望如一繫纜清江
浦憂虞頓已釋

過淮尋張虞山值遊武林不遇

繫舟淮水涘念我夙所欽所欽伊誰氏張子企余心疇昔西泠路良
覿披高深矯首青雲端婆娑松栢岑我來三亭下君又至武林愛而
不可見中懷鬱沈沈吳楚天一色江海水浸淫日暮凉月白幽獨無
鳴琴歸視飛鳥疾同子一閒吟斟酌野人酒橫睨醉後參

題沈大匡幽居

結廬在幽境疑似栗里宅環山亘回互臨江見潮汐九月霜降後黃
花覆蒼碧好鳥擾街衢仰企雲嶠客素書兩三卷我憑滄海月膠臈

寰中區縹緲靈臺迹歲寒可久要亭亭此松栢

贈某上人

明州海上山緜邈不可名上人踞其巔儼然古先生冬夏唯破衲晝夜梵吹聲雲開蓬壺島日出天鷄鳴幸無囂塵染故將浮榮輕夙昔箕山志復有謝公情幸得諧心賞聊以慰生平披覽天親論反覆華嚴經此間殊可托吾已謝世營

與豁堂和尚

夙昔喜棲隱閒居事幽討何來竺法徒相遇輙傾倒重趼遍湖海訪道一何早揷耕石上雲趺坐澗邊草遙遙濟水裔脉脉磬山寶弘法在千秋給園有眞造送子明州去中心惄如擣老年江上舟長空依高鳥

輓趙元白處士

傷哉趙處士秉行邈殊俗大節笑譙周遊僊同梅福黃農忽焉沒何爲慕榮祿時著謝公屐或擊漸離筑把劍以飲酒讀書恒秉燭華落本一身居世任歌哭人生天地間年壽一何促奄忽即長夜飄搖九河曲望望白日昏名標高士錄

贈宋林寺　山左人

結廬城東偏草莽多回互朔風生林野寂寞寡塵務我友山左彥道遠來相顧十年念勞悴握手復如故一見毛髮古彌嘆衷腸素黽勉執大義豈復傷遲暮殷懃問父友耿懷阻殊路伊余浩落人樵蘇不能具相於野躊躇惜別河梁渡從此邈天末悵望不能住何時千里駕懷抱悉良晤

贈翁屆子

少小服先民雅志共繾綣歲月忽遷流誰能鬒不變傳聞懸弧辰高

堂來親串上有華髮老下有青雲彥朋徒趨道左皆來集芳讌割鮮膾牛羊霍肉羅豐腆即此慰人意何必大官膳文章四座流意氣凌霄漢願言常如此百年此泮渙

姜亶貽像贊

緬懷滄洲趣喜尋塵外踪嵇阮名眞飲雜坐竹林中後來巢父輩釣竿拂江東姜子爲此圖綽然先賢風烟水昏夕易遐矚今古同把玩不能已楚天碧濛濛

邵彥威北征

春雨迷四野春草漫漶生我愁鬱不解送子千里行行行將何之渡河抵燕京燕京子舊遊饑驅不得停昔日趙李輩意氣猶相傾高飲長安館歌呼坐鳴箏興盡曷歸來南山可耦耕慷慨平生言庶幾照精誠

懷高雲客

梁生至吳市矢念在高恢豈余來閩嶠而不重徘徊雨迷烏石館草暗白雲臺孺子曾爲客杜陵良可哀明春池上坐搔首共揚杯

贈錢武山五首

達人觀物化賢者秉高節金門有陸沉石戶無淄涅先生性耿介蓬藁惟守拙亭亭鴈宕雲皎皎峩眉雪雲飛不出岫雪深嘗千尺

江南貴朱陸江北貴崔李所以觀家學鮮不由行已祖父有令聞豈徒在貴仕少小唯趨庭華顛尠嚌毀立朝雖日淺致身繼前軌窮年孺慕懷貞觀丘壑美

奕奕明光宮峩峩朝大夫爲郎非顯秩植節遂懸殊閭曹尚餘波挺身清流俱蘆使典水衡不願潤膏腴豫章有美政民物足昭蘇至今鄱陽水猶若流恩濡典郡有如此可爲良吏模

雙鷺起洛陽孤鳳藏丹穴鳳饑豈不念不屑螻蟻食阿閣邏何所歛翼謝高列吾思梅福游吾慕井丹潔兩龔尚爲通二劉豈云絶至德其可師非君焉足說

和吾倦瀛壖常得接几杖陳說古先民典刑得疇曩目擊爲內景閒游非外獎棲遲梅竹間庶幾協心賞八月叢桂發流虹且千尺親串任紛拏閒居恣偃仰何以爲鄙懷狂歌得吾儔

與陳近思

陳子昆閩姿懷抱天人畧內篇口不言外景身綽約坐客有羊求却掃營丘壑八月叢桂發弧矢非索寬手持綠玉杖往來崑宮腳沿廻兩洞庭豈曰水波惡林屋有僊儔龍威豈宿諾雅歌答漁父歸來控皓鶴我窮青鞋胝良覿倏如昨徵吟到樊桐情感冲雲薄

答吳亦哲

老友張先生稱君擅博雅齊王良鷄跖司空辨龍鮓舉世多搖辭梧宮與稷下賢者抗志節藏身在草野老友已云亡之子青雲上孝穆譽非常子將鑒不假把手官閣內傾心舉杯觴贈我瑤華音上薄雲霞響謖謖浪風塵外抵掌猶嘯曩老夫慚薄劣何用情懷瀉喜爾遇良樂蹀躞馳天馬

代贈

榆次來祥鳳中牟有異雉明府涖海國治行越曩軼六條申讀法三物敦閭里五袴興頌謳兩岐遍禾芑天欲活斯民烹鮮見治理鄉闈褒主司粲然森奕李世有九方甄空群良足侈行水無使者田疇憂迤灑畚鍤十日間頓復河渠美古之良有司公孫與史起惟士無夸毗惟農勤耒耜萑苻庶絶迹虎狼當遠徙聊備海國謠以待黃車使

過慈雲寺題栢庭上人

我聞無上義元解比醍醐達者領其要亡筌與世殊閒造青蓮舘把玩囊中珠光耀昭四遠豈復類車渠白鳥簷下鳴紅藥堦前敷慈雲停翠樹青烟生紫蒲如悟象王因倘恍雨花初鄙懷足怡悅自信爲愚儒

宗內美顧予于恍然亭

經年無好懷涉江遠行邁五度廣陵城茲焉愁不解喜遇朱公叔情憩結縞帶棲我恍然亭草木滋靈怪邂逅得宗子神情更瀟灑呼吸帝座前俛仰煙霞外集字得佳句譚言解微會夙昔生死交感愴肺腑內安期不常有誰與飲沆瀣欲共五嶽遊願言濟所届

宿徐氏晚翠軒

酷暑思層氷却喜晚翠凉綠水繞庭砌松竹滿芳塘追懷舊遊好今昔兩茫茫主人情無已余興適清狂圍棋忘白黑酩酊就匡牀明星天已亥顛倒試衣裳蚤起理歸棹情感詎能忘

贈汪魚鱗

人生能幾何忽別三十載感舊情愈摯鬢眉猶未改足知天爵茂不與流俗對惻愴平原賦半已登泰岱存歿竟何言理數邈難逮吾來金閶間客懷鬱五內執手一躊躇豁然超埃壒松竹無俗情雲霞有靉靆五湖猶可遊季膺迹尚在

贈徐健菴

搴芳出越堈尋幽展吳展憩迹祇樹林炎夏得所適躊躇念故歡枉我金門客清輝披心胷晤言祇夙昔曲學鄙公孫風流過安石采采芙容花不辭故人摘飲酒有餘歡廻艫申離析八月叢桂發引領燕山驛爰立重銅龍丘壑有餘懌

蔄吳蘭次

結契邈霄漢江湖佇徘徊緬絕區中緣冀與賞心諧奕奕吳興守磊
磊鄴下才佳興日不滅逸思與雲開間爲河朔飲飛翰酌金罍花茵
無宿莽雲嶠有丹臺此歡信可珍申章永勿乖

贈張牖文

夙昔勞夢思今得披顏色照灼爛霄漢人倫冠南國君才如管樂天
路豐羽翮漸水隣陷危救時亦孔亟我來芝蘭室座滿鄴園晳澄觴
溢金尊蘭肴盈芳摘此樂誠可嘉感嘆亦何極理棹還歸期雲情邈
離隔湖水長悠悠前綏庶我即

贈杲中上人

僧英自楚材棄俗辭親串高步臣廬峯棲心靈鷲院獅林偕良會晤
言得所遣竹枝何冉冉桐花覆片片濟上有賢豪滅除四果見君當
蚤入室猛志崩雷電毋若玩惕徒日月送奔箭

立秋偶懷

步屧到師林棲遲夏日永懷哉我良友常時駕小艇連篇類溟渤片
言得要領瑯玕語桐樹揮手玉麈柄庶協羈旅歡不顧纖翳影朱明
倏已移一葉落金井雨足垂天畢欲往不得逞念子容顏好却掃琴
書靜興盡迄東離把釣湖千頃

別余澹心

紛吾遠遊意芳洲恣幽討薄言憩祇樹何意晤素好客驚白髮繁遑
謝朱顏槁看君除夜作守雌用黃老芳名六十載豈曰不聞道牀頭
有素琴堦下多芝草即此足達生何用及煩惱曰歸別子去江水流
浩浩黃庭唯一卷停雲霈三島分袂不能言中心悁如擣

飲蔡九霞宅

夏日殊可畏炎雲亦赫曦君子爲好會清風四座披歡友相眷戀高

視凌舟梯圖史似東觀辭賦追南皮天下飽兵甲吾屬庶流離吳越
總會稽土風無分岐況復金石交飲酒豈辭疲努力崇明德千載以
爲期

喜遇馮研祥

吾尋耆舊傳天下無幾賢薄遊至吳會邂逅得故歡毛髮日益古頰
頰芳若蘭過我師林室清風忘炎暄勉思先民則非復耳目前大道
視如咫眞氣足纏綿君家先祭酒風節尙凜然治也慚薄質何由得
功詎慕蘭嚴子有父風名德一何峻不曰崇臺高棄捐平生吝不曰
柱後貴鄙夷巖壑隱我來吳會聞繁尤生疾疢情誼何優渥歡我罔
車軔薄俗異不然衡門且解慍申言賦短什聊以酬芳訊

維揚登舟答陳魯季

蕪城盛繁麗客行何騷屑遊觀都市中頗憂天地窄素心陳季子相
遇解邑結贈我邢上作清心映氷雪遊魚動荷柄桐花覆井暴於中
成俯仰頓覺客心釋回首三十年執手實怡悅河干送我歸懷抱詎
忍別

兒孝楨病陳際叔處方得愈詩以誌感

昔賢倦東西僕亦疲津梁策繭奔駟隙家計亦已荒有子負薪憂無
復論縹緗六疾纏歲月二豎憂膏肓吾友天人師亦復善長桑消息
脉理間如飲上池漿起死同肉骨明德安可忘憶昔髫卯日執手湖
一方白首交嚩篤形影猶相將眷言懷疇曩情深寄滄浪

與顧且菴

夏五涉揚子閏月返金閶我行屢奔波觸熱苦周章良友來吳會高情薄雲蒼執手忘憔悴放意集芳塘屣履遊河干扁舟如鳥翔寂然返蕭寺矯首兩茫茫何以序予懷越調寄清商兼示休文子幽居足相羊

答關六鍵

戚戚不自得邑邑靡所騁入夏陰雨多連旬蔽陽景獨居無乾土訪友苦泥濘釜下有遊魚室內皆蛙黽菽藿盡浸沒何由濟朝饉以茲疾疢疢遂覺憂鼎鼎開笥閱新詞披顏得深省枚生有七發吾亦解沉冥相期河上遊黽勉學笭箵

復至僊霞嶺

昔從此嶺歸攝提方破臘甲寅春初梅花發故條餘雪積遠峽今復重登躡健兒擁韎韐雲廻無飛鳥風高森馬鬣閩浙界疊嶂微茫驚目睫垠塲險自天防守理所讋老夫胡爲然自笑徒跋涉騷首無奇句何以通閶闔誓即還湖山輕拏恣靸颯

喜海昌許欲爾過舍

猶憶丙辰夏流汗戲枯棋酣戰如鉅鹿誰得分雄雌別來走閩嶠髩毛霜雪欺頃從長溪歸精魂碎嶔嶔虎牙與羊腹險艱命如絲思君不可見夢繞碧海陲忽焉降光儀爲酌堂上巵携來僊人茶芬芳商山芝既以慰夙昔并以解渴饑海內方澒洞嘆子青松姿滄洲有宿諾盤石無遷移

吊海昌呂覺我先生

沉寂至鹽官東門閉余步訪舊半荆榛讀書樓何處恭聞呂先生理學開蒙霧建鼓震聾聵珠囊照章句海內望明師奔走割馬兎講學浙閩間駿雄起沉錮逸響久泬寥大雅竟誰作公卿求遺書遺編皆

殘蠹漳浦大賢人斯傳爲無斁文孫至我堂示我生景慕撫編三嘆息希顏欲殆庶黃石齋先生追爲作傳

飲余一崖竹園

我性愜幽奇蘊眞非外獎閒遊余子園瑯玕恣心賞笑殺王子猷主人無儔曩豈若青瓊枝夙昔紫霞想美酒拂星沸日晏猶偃仰有待瀟湘遊凌風披鶴氅